



柏堂集餘編卷第五

記

庚辰南歸記

予官冀州之棗強屢乞歸制軍李公不可任九年餘矣庚辰春請假歸省墓且就醫許之六月十三日代者至予在官興廢舉墜凡教養之政知無不爲贖無留囚無滯賦稅已徵者悉數起解以故交卸之日不以一事累後人先是游子代觀察黃子壽太史聞予乞假歸期至省垣相晤予義亦當謁李公而後南旋二十一日起程過故城登舟二十六日未至靜海二十里泊舟南岸晚大風沈數船死者十餘人予所泊幸避風無恐二十八

集餘編五

一

日至天津謁李公晤吳擊甫刺史呂庭祉觀察庭祉自別京師不見十二年矣七月二日至保定子壽先因事之通州屬其季子國璋予至延居古蓮池掃榻君子長生館以待國璋醕謹溫和事予如弟子之于師也次日予往哭丁樂山廉訪廉訪合肥人有忠孝大節負文武才觀察天津循政著遠邇及爲按察使署布政使勤於政事以察吏安民爲心年甫五十未究其用遽卒惜哉其性情德業政事李公疏陳於朝又爲表其墓大槪具予所撰祭文中是日晤丁福田軍門廉訪從弟也磊落軒爽遇事能達大體無武人之習予居蓮池以請假不謁大府惟署按察使葉公知保定府馬公屢枉過先



施一再報謁而已子壽居蓮池主講書院兼總纂畿輔通志其襄纂校者多一時淹雅之士其書院中高才生則有安州廩生陳文煜字述茲講夏峰孫徵君之學新城舉人王樹相字晉卿講考證辭章之學永平舉人胡景桂字丹舫清苑舉人張銓字衡齋皆講經學工文辭而陳君尤志於身心日夕與講論甚樂也子壽藏書極多樓上下幾數萬卷予借得崔東璧遺書劉霞軒文集金仁山集方恪敏詩集安徽通志天乙閣藏書目錄祁刻說文繫傳讀之十三日子壽歸書院日夕講論志局中涇縣吳蘭石太守煥采霞浦吳彝丞大令壽坤武進丁汀鷺大令紹基欒城張惇德拔貢甯津吳棠湖孝廉

集餘編五

二

潯源皆博學能文亦時過訪閩林子穎大令穗羅田周少白大令錦心昆明戴翊臣縣尉清光澤何幼原縣丞芳秣清苑郭瑞田茂才雲豐貴筑周惺吾大使開陽陽湖趙君堅茂才實或長於地輿或長於人物讀書之暇相與考古論今極朋游之樂事惟聞俄羅斯以據我伊犁不歸將開兵端而朝議不定實爲隱憂先是朝命侍郎崇厚往議和未候諭旨徑許以十六事中多萬不可許者朝廷震怒下崇厚刑部議處以斬監候之罪而命出使外夷曾劾剛襲侯紀澤復往俄羅斯議之又命黑龍江將軍協同河北道吳大澂治兵吉林命山西巡撫曾沅圃中丞國荃治兵山海關湖北

提督鮑春霆超亦統師駐之八月二日曾公至保定公與予有故且知己也三日往謁之病軀當大任不似當年攻金陵城時之英邁矣將啟行子壽及同人贈以詩畫一冊呂庭祉自天津來贈予詩四章予因作題蓮池詩冊後一首子壽又屬爲題劉滄州印存一跋爲子壽校訂古文百餘篇爲王晉卿校閱所著二冊又作周氏兩世循吏傳四日起行七日過文安縣蘇橋程善人祠敬其行誼舟中爲作記先是自棗強至保定未攜書舟中讀李文公集數周校訂近著春秋集義一周至是自保定至天津讀陳白沙集數過復校春秋集義一過晤吳摯甫談兩日謁李公一次出城十五里往觀機器局

集餘編五

三

晤故人程曦之查雲階過青縣江大令貢琛屬撰太夫人七十壽序十四日至滄州訪丁福田軍門留談數日謁包孝肅祠予最喜謁古賢之祠以伸仰止之思居保定一月未出游惟謁楊忠愍公祠而已舟中讀莊子章義惜抱尺牘惜抱書錄三種古文苑二冊二十六日至冀州謁李鑑堂刺史良吏也回至棗強寓舍九月一日挈眷南旋車行過泰安游岱廟王母池斗母宮遂登岱頂予生至是四登岱矣咸豐九年八月偕方魯生同治五年夏隨曾文正偕黎純齋李申夫八年冬十月偕游子岱至是偕妻子三人先是光緒二年予仲子守彝族孫濤亦往游焉予曾作重游泰山記仲子亦作文記游

一家俱登岱亦快事也過郟城與妻子謁東海孝婦祠過清江得故人張鏡堂遺書于書賈及植之先生漢學商兌書林揚鱣吳仲仙制軍所刻也往歲同治癸亥鏡堂以編修督學雲南歸過皖曾步行訪予安慶寓中以所注孝經質正予後曾文正公令治兵入陝西陣亡予久訪其遺書不得今見之快然十六日至淮安晤孫海岑太守雲錦太守仲子名仲平予女子夫也讀太守在曾靖毅公軍中時所上論事書及需次金陵時論事稟牘事理通達宅心仁厚深敬服之留數日見其二子孝友溫恭男女雍穆予女亦知孝敬生一外甥殆所謂和氣致祥者與晤故人子廬江吳小軒提督長慶談竟夕

集餘編五

四

時奉 朝命移軍山東籌海防二十六日登舟過高郵州游露筋祠事雖未見史傳然固節烈貞女也命予妻往拜之過寶應訪故人鮑花潭中丞源深未遇晤方子嚴觀察濬師贈予詩一首又讀其蕉窗隨筆十六冊多記載 本朝掌故又讀其所校刊傅鸚鵡集晉傅元集也過揚州謁史忠正公墓瞻仰其遺像游平山堂竟日瞻仰歐陽公遺像山川平遠心曠神怡亦足樂也泊金山三日盡覽其勝瞻東坡蘇公遺像平山堂金山極亭臺之勝亂時皆燬前過其處瓦礫堆耳別十二年今至此已有盛年景象矣聞彭雪琴宮保駐節焦山不見公已十三年往訪之至焦山宮保前往吳淞口觀礮臺以

俄夷生燬 朝命公兼轄海口防務予因泊舟山下登山眺覽次早將行宮保反不期而遇真奇緣也予與曾沅圃中丞別十七年與吳小軒軍門別十二年皆不期而遇以慰離思倘所謂氣類相感者乎十月九日至金陵晤甘愚亭表兄紹盤訪舊友江甯汪梅邨先生士鐸全椒薛慰農太守時雨涇洪琴西觀察汝奎武昌張廉卿中翰裕釗石埭陳虎臣明經艾甘泉劉恭甫明經壽曾吳縣朱仲武茂才孔彰霍山吳畏齋應焯竹如先生仲子也梅邨狷介博洽爲江蘇嶺學中第一人年將八十貧甚予欲贈以金不受贈以葭亦不受乃與洪琴西議助資爲刊其書虎臣恬靜寡欲不求仕進而孝友至

性不減古人慰農有政事才守杭州多惠政以與大府不合告歸時年甫四十餘耳放浪山水辭章之中主講惜陰書院廉卿工古文辭宗法甚正恭甫予故友伯山子也能世守考據之學仲武孤苦自立工辭章其父駿聲精小學仲武能世其業賢子孫也畏齋謹身安貧能守竹如先生之教愚亭宰興化江甯崇明三縣皆有循名因崇明有假報命案者愚亭知其詐不準傳人欲得其屍以證其誣而又詭云在海門廳欲往海門驗之而又謂已腐爛請免驗及未驗而不得遂其詐財之欲乃誣訴於上制府沈文肅公不察其誣遽入彈章後審其人實虛誣坐以罪而愚亭已先被黜沈公不復爲奏白

矣夫牧令者治平之基本也 朝廷求循良詔屢下而
愚亭以循良被黜文肅大府中賢者初至任欲黜一二
人以立威未察實遽入疏劾後雖知其枉且知其賢而
不肯上章任過己私之難克也如此惜哉十日爲予生
辰飲於愚亭家十一日過曾文正公祠前因思是日公
生日也將入謁而不獲慰農使僕導之得拜謁焉久欲
謁公祠在天津因其祠中寓行醫夷人不願往今過金
陵得見公祠又適值公生日亦一奇也十二日游愚園
明徐氏西園舊址亭臺池沼花木之勝甲于一府十三
日游故朝天宮舊址今爲府儒學與劉恭甫謁顧亭林
先生祠十三日游莫愁湖樓上供曾文正公與明徐中

集餘編五

六

山王像中山王坐樓前文正公立樓後面對湖山被長
衫不冠帶鬚眉神氣笑容可敬愛儼如生前惟比在直
隸時容貌稍瘦此蓋復任江督時所摹吳竹莊方伯刻
公一像於江西亦長衫不冠帶極肖蓋公未過五十時
所摹也予此行多得古賢像在山東境見僧忠王像今
又見文正像非大幸乎十四日愚亭登舟送予至大勝
關竟夜談先是初九日亦來舟談一夕往年與愚亭好
游覽山水凡桐城佳山水處皆有予二人跡相別十四
年今復得尋昔日之樂然予年六十三已衰愚亭年七
十而健如少壯貌加豐神加王豈非其爲官時胸少愧
怍罷官時自反無歉使然乎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又曰由是觀之君子之所養可知吾於愚亭見之愚亭有二孫能讀書天或者以此報之乎舟中讀洪忠宣傳夷堅志蕉窗隨筆評閱張廉卿古文校改柏堂集十餘冊過采石阻風登太白樓予每過平山堂金焦采石皆阻風數日豈性好山水有神者特縱予之游觀耶過蕪湖訪石埭楊文至故友仲乾明經子也仲乾名德亨好講心性之學躬行實踐省察克制存養之功雖造次顛沛未嘗違六十外從吳竹如先生游窮理益力生平克己爲善內處家庭外處鄉黨宗族朋友無時不與人爲善終身不見有疾言遽色者予生平惟見竹如先生曾文正公及仲乾三人而已萬清軒布衣汪省吾大令陳

心泉觀察陳虎臣拔萃亦能之而尚不及也著有尚志居集十餘冊予索歸舟中爲刪節之往年曾爲刪節一過仲乾皆以爲然別後十餘年所著尚未盡讀今校閱之暮年進德益純粹氣象和厚語語動人誠敬涵養之所得也擬編校爲謀刊行予在棗強凡師友遺書皆節錄編爲數十冊如玉峯許先生從兄植之先生蘇厚子方魯生姚石甫廉訪邵位西員外唐魯泉大令吳竹如先生宗滌樓觀察倭良峯文端公李文清公蘇菊邨教諭王子澗觀察萬清軒布衣汪省吾大令陳心泉觀察郭遠堂中丞曾文正公寶蘭泉侍御夏弢甫學正單伯平學博劉融齋司業俱已成編惟仲乾書未得其本今

獲全讀亦大快也仲乾生平積德累仁見其子能守其家心尤慰焉舟中涉獵唐孫真人千金方洪氏集驗方王伯申經傳釋詞諸書十一月三日抵安慶省寓同行者予與妻及少子培蔭三人戚黨二人族黨一人同鄉里一人僕三人婢二人僕婦母女二人至寓見寡妹子婦諸孫十餘人皆無恙未幾一弟來言與寡姊俱無恙然皆老矣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冬十一月宗誠記

譚藝圖後記

右姚石甫先生談藝圖道光丁酉再權兩淮都轉時所作先生文章政事卓絕當時又好賢禮士海內名流多往歸之圖中所列老少十餘人皆一時英雋也先生自

爲記并補敘朋輩之先去揚州不得與於斯圖者數人是足見先生篤友懷舊之情根諸天性而其時天下承平文采風流之盛亦足令人嚮往也光緒辛巳令嗣慕庭大令屬誠爲記其後時先生卒已三十年去作圖時四十五年矣始先生曾祖薑塢先生與余伯曾祖待廬先生道藝相契洽旣而惜抱先生師事待廬先生薑塢家孫問漪又師事吾從祖味書先生惜抱冢子庚甫洎先生贈公又師事吾從父展青先生而展青先生及植之先生父子好古能文又從惜抱先生問業展轉師承加之以嫻戚石甫先生亦從惜抱先生受古文法以故與植之先生交契尤深余生後先生三十四年少讀先

生文慕之先生官海外不得見歲甲辰先生自京歸將之蜀始得謁先生於其家先生誘而進之肫如也逮戊申先生自蜀歸以所撰康輶紀行屬校訂時先生舊友植之先生馬元伯水部朱魯岑文學光律元方伯馬公實通守俱尙健而蘇厚子文鍾甫戴存莊馬命之皆先生後輩篤於文行先生時招飲談論盡歡宗誠亦得與末坐焉九日先生復招同登邑西山追念舊游俯仰憑弔而回顧後進中有篤志嗜古者又未嘗不掀髯而樂也咸豐辛亥先生奉命贊粵西軍時植之先生年八十矣將赴祁門主講東山書院蘇厚子文鍾甫戴存莊何眉岡馬命之慎甫光慎伯與宗誠同餞于光氏遂園

先生聞不速而至笑曰吾來爲諸君增詩料也先生時年六十七鬚鬢大半白有從軍萬里之行俊爽剛毅之氣蓋與少時無異遂偕植之先生卽席賦詩諸君亦皆爲詩而宗誠爲之序越日先生與植之先生遂分道行矣是年植之先生卒於山東書院明年先生以積勞卒於湖南按察使署自是江淮大亂前時諸老輩及同游諸君多殉節義餘皆以世變鬱抑而終蓋至今日而流風餘韻掃地盡矣當作圖時慕庭年才五齡今慕庭學行能繼先生志同余交最篤因獲展觀此圖不特當時文采風流之盛邈不可追卽曩從先生游時耆德羣彥相與談讌之樂今亦不復得矣低徊久之不禁慨然欲

涕也光緒七年秋八月後學方宗誠謹識

謁周濂溪先生墓記

宋儒周濂溪先生葬母仙居太君於廬山之麓元配繼配兩夫人附葬墓右先生卒附葬太君墓左及明嘉靖閒吉安羅公洪先重題墓碑爲記而泐之石兵燹之餘凡廬山名勝佛宇多被殘燬而先生墓木碑碣獨無敢毀傷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盜賊亦有未盡泯滅者古所謂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豈不信然歟光緒八年今兵部尙書宮少保衡陽彭公屬所部丁燕山軍門集資大爲修理壘石爲壙級石爲道甃磚爲垣周圍丈八十有餘重立豐碑四建守冢精舍二且以爲有司祭墓時齋

集餘編五

十

沐更衣之所刊先生遺像於墓碑題濂溪夫子墓爲坊以表於門俾過墓者生欽聞風者立懦又考其言行政績道德風節輯希賢錄一編以興學者高山景行之思九年春旣畢工夏六月四日公過安慶邀同謁先生墓文武賓僚從祭者數十人先是數月常多陰雨是日也涉長江泛重湖波瀾不驚山峯明潔赤日當空無纖雲之翳禮成而反致足樂也予惟先生所著圖書發義文周孔之蘊奧上繼顏曾思孟之緒下開二程張邵朱子之先論者謂爲三代以後聖人雖毛鄭董韓皆不逮也旣從祀學宮諡元公改稱先賢凡天下二十行省府州縣二千有餘有祀孔子之宮卽無不有先生之位凡讀

孔子六經者卽無不讀先生之書且大孝尊親並其父亦得稱先儒而從祀啟聖肇聖五王之下先生之道實與前聖冥契而無間先生之神殆與天地渾合而無跡又豈拘拘於一墓之間哉然而道不囿於器亦不離於器神固不滯於墓而墓亦未始非神之洋洋如在者也是以歷朝祀典凡先聖先賢祠墓之所皆必令有司春秋致祭蓋帝王尊德重道之心不如是不足以昭誠敬垂法則也世之有司往往視爲具文且或不親詣其地漸致無知者毀傷其宰木侵蝕其土地隳壞其祠宇嗚呼是何秉彝好德之良竟有泯沒無存者耶然則彭公之所爲固足以發聵振聵而凡爲民牧者其尙善養其

集餘編五

十一

懿德之好也夫光緒癸未夏六月桐城方宗誠撰於石鐘山臥雪吟香之館

重修四世祖半山公支祠記

近世士大夫家往往有宗祠卽庶士庶民之族亦多斂資竭力以爲之其制大小不同視乎貧富考之禮經所未有程朱大儒亦未嘗言之歷代通典通禮並無其制不知始於何時古者惟天子諸侯大夫適士官師得有廟而等差不同庶士庶人皆無廟而祭於寢然亦惟得祭其近親而不能上及高祖程子修六禮始謂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其所謂家必

有廟近時民家皆有家堂以祀其先蓋卽程子之遺意也廟必有主則謂高祖以下也雖言始祖先祖之祭然亦無主惟於廟中正位設兩位合考妣享之而已朱子疑始祖之祭爲僭不敢祭其作家禮首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而爲四龕以爲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遞遷之所謂遷主者以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也今人家必有堂奉四代神主亦卽朱子祠堂之遺意朱子之祠堂卽程子

之廟也然而遷主理之是竟廢高祖以上之祭而易世改題之主與新入祠堂之主神靈似皆有不安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聖人制祭禮原欲使人人知報本反始之義貴賤有等親疏有倫此分義不得不然而追遠之心則固人性之所同然也尊卑貴賤但可分品物之隆殺禮儀之多寡而始祖先祖之祭則無論尊卑貴賤之分皆當行之程子之意固協於人性之同然也朱子疑其僭不敢祭竊以爲厥初生民之祖茫昧不可知子孫誠敬思慕之心有所不及不祭是也若夫始遷之祖無論貴賤於其子孫皆有創業貽謀之功鄭氏注禮別子爲祖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

也是凡始遷之祖亦在別子爲祖之列其烏可以不祭乎始祖以下高祖以上遷主則埋之誠覺未能犁然有當於人心然亦別無藏主之所似亦制禮之時所未備也記曰協於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近世宗祠之制中祀始遷之祖其二世以下之先祖依昭穆祀左右凡子孫於高祖以上遷主多人宗祠祔祀之倘亦所謂亡於禮者之禮其動也中之類乎近儒江慎修先生曰程子主追遠朱子主限制學者擇焉今人祀祖卽從始祖祭之其禮簡略似亦無害因是使人不忘其祖亦可以勵薄俗也誠哉是言其善折衷也哉予家無大公宗祠而四世祖半山公墓麓有支祠推半山公

之心追祀一世二世三世以至四世其五世以下凡祧主皆祔祭焉咸豐閒燬於賊同治開重修光緒六年改作後堂立三龕七年復改作前堂旁廡門垣巍煥一新予因率族人據譜牒考世次始無紊亂一世二世三世四世神位居中龕之上五世祖兄弟四人長房守溪公從祀四世祖中龕之下二房泉溪公無嗣例應附祀其旁三房左溪公從祀左龕之上四房小溪公從祀右龕之上三房子孫遇親盡當祧者皆各奉其主祔祀其本房五世祖之下以次序列有秩無紊春秋祭時則分三筵以饗之以妥以侑近於同堂合食之義吾家無顯達者然在桐兩朝以來世世耕讀忠厚傳家好古能文力

學不懈者數百年不絕未嘗非祖宗之貽謀者遠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入斯堂者其可不共懷此意也哉既畢工予因考論古今禮制之宜以爲族人告其始終經營監工不懈者十四世孫某某例當書於碑陰光緒九年二月十三世孫宗誠謹記

紀災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潛山蛟水暴發決境內興里六甲逃戶埂桐城小河沿保大王廟埂二道五月十三日桐城甘家茶園埂又決遂連破以下四十八口上下計五十餘里至練潭止其壞民田二萬餘畝決口橫縱

集餘編五

十四

六七里沙淤高四五尺房屋數百間死者其二十餘人壞墳墓厝室以萬計有涇縣張子揚者其時蒸飯食難民收尸骨數千作二大義冢又有桐城武舉何伯樂倩竹筏撈浮柩計八九十江甯知府孫海岑太守聞之籌捐洋四千餘元爲以工代賑之計修築三埂三百餘丈堅實加厚厚焉使民得種麥其被沙壓之難民與無廬舍者復沿戶賑散之兼及老梅樹街被水之民襄辦此事者汪祀堂名兆柳也先是老梅樹街蛟水夜暴發壞其隄淹斃十餘人知縣陳兆慶馳至賑之以狀白大府修復其隄故得不再決夫水陰氣蛟陰類也宋李忠定公每遇京師大水則慮有夷狄兵戎之禍光緒八年五

月五日潛山蛟發決隄壞城江南北十餘邑同受此害
江西福建亦然其蛟發之日多同十一年四川廣西廣
東亦多蛟患至敗其城池此非常之災異君子不可不
恐懼修省也故記之

集餘編五

五

柏堂集餘編卷第六

傳狀記事

贈大夫唐君傳

君諱允球字右琳號石亭當塗唐氏北宋時有泰承者自山東高唐來官太平子姓世居焉遂爲今當塗人君曾祖維翰祖嘉猷父鐸皆籍學官弟子以文行知名君天性孝友伯兄允彬早卒仲兄翽嗜學不理家人生產君年十四遂廢學習賈以奉親旨甘父兄顧而樂之其後旣盡禮以終事二親贏餘所積買田廬析與伯仲諸子仲兄以非其力之所致辭君亟請而後可時人兩賢之郡守陳公高君行訪君謂君其有隱德耶何子姓之

集餘編六

多賢也君曰某一介鄙民何德可言明公居當其位一舉手而生靈蒙澤矣豈第福子孫哉太守韙之由是修廢舉墜凡利益於民之政多倚君興行府東有平湖埤爲諸鎮通衢夾溝渠而土單薄行人不能容往往顛躓沈溺君請買田別築之寬廣十倍植柳數千株今所謂陳公隄也君奉身儉約施舍無吝族戚貧者或歲周錢米或養之終身至爲殯葬未嘗有倦容鄉俗生日必稱觴君自五十後每歲必節省其費以振孤窮負責者不能償君焚其券曰無爲後人累也道光九年年七十有二卒子瑩舉人同知銜懷甯縣儒學教諭君得誥贈奉政大夫子五人孫十一人曾孫人多科第有聲庠

序長子金科本君仲兄第三子嘗以嗣君

金科字佩文號莘田父翽太平府學廩膳生昆弟三人君奉父命爲叔父允球後君生有至性而資不敏苦心深造以求自得爲文情辭肫摯師閎之往往流涕曰我聞此語心骨悲也當塗自道光辛卯後頻年水災穀不登食指旣繁重以婚嫁科名殯葬用益窘不得已割棄田畝君引咎責躬深慮負先人寄託且恐無以博繼母王太宜人歡也每飯必親視膳食已必親煎茶侍飲侍食道家常牽引古今事以娛樂之視諸弟如孩提勸勉殷勤未常一語譴責有求無不委曲以應家雖拮据不令繼母與諸弟知卽知之亦不能盡也君貌古樸無情

集餘編六

二

容言笑不苟然於侍親前接待諸弟時則極其和悅君其可謂竭力事親有色養怡怡之風者矣君好善亦如贈大夫嘗訪察貧苦之家默識其所居於除夕前叩門遺錢米不告以姓氏而反爲太宜人買婢後知其有夫家資遣歸不取其直橫逆之來受而不報且厚恤焉道光戊戌病卒年四十歲以弟瑩官得 賜贈奉政大夫君行誼與贈大夫及高祖維翰俱載安徽通志

方宗誠曰昔孔子論德行必曰庸德之行周禮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聖人立教固無取乎奇絕之行也後世子家所記載文人所傳述往往略庸德而不言而豈知庸德之行固世之所難能者哉

予去鄉里十餘年風俗之醇澆日異矣歸皖獲與唐子瑜先生友善篤行不欺君子也聞贈公父子厚德之行爲之傳以風世焉

張大令傳

張君瑞生名榮光河南固始人也少孤窮負奇氣好讀史尤喜談兵于民生利病吏治汙隆皆銳意講求惟使酒嫚罵疾惡如讎有睥睨一世之慨然遇有道之士以義理之說繩之者亦未嘗不虛衷以受久而益親之不衰咸豐中粵撓禍起及固始圍其城數重君自請縋城乞兵犯九死以解全城之厄最後豫撫嚴公知其賢而用之同治元年賊圍西安嚴公撫鄂使往迎其家數十

集餘編六

三

口謂予曰智囊往矣吾無憂矣又曰瑞生吾之太史慈也果拔而出之于險後隨曾文正公勤撓徐豫之間公嘉其義俠置左右回督江南亦不使一日離君遇事盡忠極言勤于其職公知其性雖躁率而廉明公正貌嚴而心慈薦舉以爲縣令及移督直隸遂檄使至安徽然大府無知君者文正公復督兩江君始得權令廬江勤政愛民民德之稱爲張父文正公聞之大喜也君往見待以殊禮文正公薨李雨亭制府繼督兩江君復得權知天長又久之復權霍山宿松所至皆以除強梗安良善爲心訟至立斷案無積牘好訟者嚴懲之有武斷鄉曲魚肉良民者雖貴顯里人銜之刺骨君不肯阿其意

每有事必辨曲直而力爲和解之以故良懦民德君而武斷者意不遂遂肆其謗毀致書大府解君任廬江士民思之謠曰張父若來天有眼也欲懇大府再令君權廬江不可得而君亦以積勞久疾矣方病甚特招予至榻前與訣予曰察吏安民大府任也勤政愛民牧令職也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爲牧令者當自盡心民事以期無愧于衾影焉耳人之知不知何容心哉君以爲然光緒辛巳十月十二日卒于安慶嗚呼死生有命君固不以解任而病而卒也然而斯人也良民之所恃爲父母也不畏強禦不侮鰥寡而竟不得爲民父母而死誰之咎哉

楊明經傳

集餘編六

四

君姓楊氏名德亨字仲乾池州石埭恩貢生候選教諭祖若父俱有隱德君少窮經修行孝事親先意承志左右不離者八年弟治生計於小丹陽負責千金君慮親知之意弗舒請往代而令弟歸養居五年盡償其責家益起親心安仍歸就養親壽至九十餘乃終兄弟之間怡怡如也咸豐初粵逆圍攻長沙君曰亂將至矣盡斂生產散其餘千金與族嫗故舊爲避亂計後多賴以全活逮賊入皖南君遂避地江右之餘干造次顛沛篤學不懈初喜玩味陽明王氏二曲李氏之書感念時艱又日熟讀籌海圖編以求明體達用之實學曾文正公聞

其賢屢招致之君遂上書文正謂當以整頓學術爲撥亂反治之本文正益重之令移寓安慶屬爲訪求人才君憫時憂亂感激知遇凡兵政吏治國計民生人心風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泊然寡營蕭然遠引文正雖欲以館穀處之不得也喜與人爲善汲引賢俊四方宦學之士願交者必與講明體用實學肫切周至得古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之意一時大府如香山何公小宋閩陳公心泉開縣李公雨亭大理馬公雨農皆忘貴下交君亦忘諸公之貴而惟以政學相砥礪也久之讀近儒羅忠節倭文端吳竹如侍郎書嘆曰是學問正脈也吾當反而求之於程朱全書前此得毋尚近於張皇務

外乎於是益厲閭閻下學之志時吳公致仕寓金陵遂往謁之於金陵一見曰此真醇儒也遂移寓金陵左右朝夕請益日取近思錄精思不懈盡棄舊所學醇如也時年已六十有四矣文正公嘆曰勇徹皋比張橫渠豈能過哉數年曾公吳公繼卒君乃移寓蕪湖初君寓安慶時日一飯一糜夏無帷幕刻已以濟三族之窮者至是復獨修宗祠爲近支主婚嫁喪葬之無力者旣竣年七十二而卒光緒二年十一月六日也卒之前部署家事告誡諸子條理精密而孝友慈仁之心與大公無私之量實可爲後世法坦然瞑目無疾而終所著書曰尚志居集十餘卷友人桐城方宗誠刪訂爲八卷補遺一

卷又編次讀書記四卷其友涇縣洪汝奎遵義莫祥芝
新化游智開鳳陽萬葉封爲刊行其讀籌海圖編拙語
藏於家子四文至文臺縣學生

論曰吾所交講學之友多矣惟桐城方潛魯生宿松汪
維城省吾興國萬斛泉清軒及君四人皆遭亂流離而
窮理精義之功未之或閒殆所謂樂善不倦敦行不怠
之君子耶君學已足爲人師而遜志時敏主善爲師歎
然不以舊學自是其尤不可及也夫

刑部主事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柏心字子壽荊州監利人也所居地名螺洲
故遂以之自號焉幼岐嶷不羣七歲卽通經史大略長

集餘編六

六

漸爲詩古文辭老病皆詫曰奇才也性純篤事親能承
顏順志不忍一日離爲學主篤實期於有用生平宗尙
范文正公殷然懷濟世之志然恬退廉靜不急進取道
光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以主事籤分刑部乙巳省
親歸遂以授經養親垂三十年不出仕當道聘主本郡
講席每春往夏歸秋往冬歸歸則色養如孩提粵賊索
之展轉徙避脫親危險卒亦自免於禍方伯連帥常欲
以禮延致且先後疏薦皆以親老不赴年逾七十母卒
哀毀孺慕終制未嘗有嘉容然先生雖不仕而學識遠
大憂樂恒以天下爲懷遵義唐威恪公樹義閩林文忠
公則徐俱嘗禮致之使範其子稱曰子壽乃黃叔度郭

林宗之儔也咸豐初奉上諭在鄉辦理團練其時制軍徐州張公撫帥胡文忠公相侯曾文正公及李武愨羅忠節李忠武諸公大學士左文肅公俱時以軍事諮訪先生每畫機宜多見採用 穆宗御極制軍張公爲上其尙書八論封事八條蒙 諭旨有言皆忠告具見惻忱之衷其經論存記宏德殿以備乙覽其封事八條或降 旨交部議奏或獎所言多可采取著留中蓋先生好古篤行關心世教凡有裨時事者言之無不深切著明可以見諸施行平生抱負往往流露於楮墨中所著樞言漆室吟舉念念不忘君國而於治亂得失之原倫紀風教之大尤三致意焉他撰述多類此先生視諸

弟極友愛學則親爲講授貧則分以館穀卒則撫其遺孤其待諸從兄弟亦無親疎之閒於師友誼尤摯或殉難職守或病歿逆旅左右無親屬先生必爲之經紀其喪居室濱大江道光己酉歲巨浸唐威恪公爲楚藩餽米百石先生曰仁人之粟當公之於同厄者減價平糶循環轉運錢盡乃止居鄉不干與公事惟遇水潦饑饉必寓書當道力陳民間疾苦胡文忠公新復鄂省銳意首清漕弊先生極力贊畫遂人有再生之慶主講荆南二十餘年其教學根柢儒先不務新奇首勵修行問所治經心得詩文必授以法度明張文忠公裔孫貧困多失學者先生惻然曰名臣之後胡可聽其式微捐貲勸

就塾自是有列膠序者其他忠烈子孫亦然同治癸酉卒於荆南書院年七十有五所著尚有導江三議百柱堂詩俱刊行文集尙未授梓所纂修則有黃岡東湖宜昌當陽漢陽臨江監利諸府縣志弟柏理亦尙學行

論曰予少久聞先生名及長游四方喜交天下賢士嘗游武昌所交楚北之士二人興國萬清軒布衣及先生也清軒專宗宋儒義理篤行之學不尙文采先生則博學多文力踐於忠孝倫紀之際以清節風義維持名教詩文流布海內有揚清激濁之風宗尙不同其爲君子則一也今去官歸先生已久故惟清軒存然已老矣先生卒後大學士左公奏陳事蹟請宣付史館今先生孫

集餘編六

八

傳喬復寄其邑人公請崇祀鄉賢事實屬爲傳藏於家雖其鄉人之言實天下之公言也因不辭而綴次之

張編修傳

張君錫嶸字敬堂鳳陽靈璧人未第時堅忍力學家貧數日不舉火咸豐壬子舉於鄉癸丑成進士入詞館嘗充四川鄉試卷磨勘人多奉行故事君獨孳孳不稍假發出違背朱註者爲同館所忌已未主山西鄉試忌者亦嚴磨勘之竟無疵庚申分校禮闈是年秋奉命督

學雲南同治壬戌以奏議失當忌者遂乘釁劾降其官旋丁艱歸曾文正公深知君學行誠篤能堅忍耐勞乙丑奏委募練淮北一軍駐防周家口丙寅冬髮捻再竄

陝西奉 命督師赴援至未旬日與賊大戰於西安城西之魚化寨力竭死焉卹贈如例君在都中清節自持公餘恆執卷不輟日鈔書數十紙雖盛夏嚴寒疾病無稍懈京職祿薄常日一餐從無一介乞助於人都人士詫爲近今罕覯也見義勇爲不計利害滇中賊勢蔓延蜀地逆氛亦熾前銜 命者畏途阻率不至境卽乞疾歸君毅然曰吾家貧親老陳情何難所惜者 天子之命廢於一朝邊方之地竟視同域外棄置之滋吾疚耳至則不能考試因著學規一編以正學者之趨君平生研窮孝經謂學者苟深味夫是經而會通於本原之地則知性中之善達乎百爲貫乎萬化無不以孝爲本卽極之踐形盡性經綸參贊之全亦祇完此孝之分量此入德之基址六經之體要也著有孝經章句孝經問答讀朱就正錄盱眙吳勤惠公棠爲刊行之

論曰同治癸亥予寓安慶君徒行訪予及楊仲乾陳虎臣示以所著孝經章句虛衷請益如諸生不知其曾爲試官學政也其後治兵淮上風雨泥淖中日夜蹀躞周巡訓練不懈人亦不知其曾爲文學侍從之臣以故曾文正公欲造之爲經世才乃磨練未深一奮而蹶惜哉

新城王先生傳

先生諱振綱字重三直隸新城人父懋業農嚴正好施能以德化其鄉里先生生而敦厚勵學苦行凡兵農禮

樂河渠地理之書旁及堪輿卜筮釋老家言靡不洞究已而讀大學中庸序朱子近思錄爽然曰學不本居敬窮理而遽從事於天下國家則知之不真行之無序於是切已返求謹言動忍嗜欲勞筋骨入孝出弟一要諸實行復以餘力學文經經緯史抉其精蘊道光辛卯中副榜貢生丁酉中順天鄉試舉人戊戌以會試第一人成進士卽用知縣先生以父母春秋高又恐學未充乞歸教士以供甘旨自食粢糲執苦身之役嘗言立身必自節用始幹事必自事親始介潔自好終歲不入城市家宰穆公三致書勸之仕復以重金延教其子皆婉言謝之先生事親能以善養其志父病衣不褻帶日不交

曉則踰洩溺必躬親浣滌扶持喪祭一遵禮經母患痢六載繼傷足不能行先生日夜坐膝下讀稗官野史以說之夏秋昇以肩輿徒步扶掖以徧遊園里爲樂如是者二十餘年壽至期頤合肥李相國牒禮部請以五世同堂旌貴筑黃編修作兩壽母記以志其盛兩壽母者其一樂亭史孝廉夢蘭之節母也夢蘭亦自少不求仕進養親至上壽故並及之先生雖乞歸養不入宦途而朝政之得失吏治之興廢民生之休戚與夫中外離合強弱之故未嘗一日釋諸懷每遇兵戈水旱必積誠慎以答天戒可振救者必力爲營救謂門人曰中和位育本儒生事也咸豐癸丑清河漲南決青凌口三年未塞

先生佐邑令築映水壩二兩月而成同治己巳河決南
任亦如之省公私財力無算辛未壬申清河連歲潰決
先生獻策雖不行其情殷利濟如此尤以表章忠孝節
義爲心同邑任奇馬復父讐將具死獄先生爲營救得
生并爲文以揚其孝行馬鎮篤孝先生爲請旌其門以
厚風俗教士首志節以聖賢經世之學爲程嘗書顧亭
林恥作文人王白田戒爲名士二語以警學者生平心
氣和平無疾言遽色樂導人爲善雖傭工下隸皆引之
向道循循矩矱教子孫當爲實用之學曰以有用之居
諸荒耗於織靡綺麗無益身心之事此輕薄習也說經
無偏袒博探漢宋諸家之說以折其衷著有禮記通義

四十六卷儒先粹語四卷光緒丁丑年七十有二卒子
五鑑銓俱舉人鐸拔貢生孫十六人樹柎進士好經學
方宗誠曰予被曾文正薦辟至保定聞先生學行未
之相見也文正公求可爲一省人士師者未得以問於
予予對以先生純孝摯性情退之行足以厚人倫而敦
薄俗文學又足模範士林文正公然之延主講蓮池書
院士心果說服先生行近宋儒而不立講學名嘗爲文
欲請元儒劉靜脩從祀屬予點竄予改爲之先生卽下
拜碩德耆儒遜志嗜善如此所以尊崇正學維持風教
之意至老而彌勤是可見先生之學養矣先生沒眾請
祠鄉賢以新例宜有待孫樹柎請爲傳病中因次其學

行以慰學者之思焉

王君樸臣行狀

君名炳更名炳燮字樸臣江蘇元和人曾祖廷橋祖大燧父世筠力學修行不顯於世君幼誠懇無妄語家貧刻苦自成父嘗以張子西銘授之補博士弟子授經爲生益用力於居敬窮理之功潛心經世之務不屑屑帖括章句之學父患喉痺割股肉和藥以進比卒哀毀骨立母卒亦如之君中同治甲子江南鄉試舉人光緒丙子成進士先是咸豐初賊陷金陵當道延與其圖防君見章法散亂召募者率游民謝弗與奉母鄉居避寇精醫術以活人間上書言守禦攻戰之策並陳吳中利弊

集餘編六

三

興革所宜不能用然其言卒皆驗君嗜學罔倦不以顛沛貳其行時以濟人利物爲心維持風教爲重亂中勤訪忠義節烈數百人手錄之後俱得奏聞旌卹同治初蘇城復蘇松賦額餼重吏胥因緣爲姦君嘗致書巨公痛言其弊惓惓於中者垂二十年至是復慨然謂當此兵燹之際宜亟清之以迓天和而定人心赴都時向部中鈔道咸以來歷年蘇松實徵解數以備呈請入告其後得 詔減蘇松賦則君始爲之快然護撫劉公以賦減則租亦宜減富人或不悅君與往復論難卒議行凡蘇常創設諸義局君皆爲之創立規模靡弗興辦鹽城興化水災君任撫卹事宜全活無算自克復後大府興

典禮除弊俗皆延君爲之修理見貧苦子弟無力讀書請於當道設社學以招來之使不陷於匪僻更舉端方之士周歷四鄉宣講 聖諭將以輔翼世教而正人心蓋君惡邪教至深嘗縷言於倭文端曾文正二公謂不以倫常大義開其蔽蒙非端本澄源之計也其志切匡時如此持守端嚴進退必以禮義始辛未禮闈報罷以揀選知縣乞假歸合肥節相畱辦賑撫開河事宜將保獎君遂謝去迨後以進士分發直隸卽用知縣君素講求經國之學至是益殫心畿輔民艱吏治思所以補救於時署理天津適值旱災以清釐戶口爲先稽察散放不遺鉅細每見災民輒蹙然若疾痛之在身於籌款爲

民請命之書不惜一再瀆陳必得請而後已大府器之見他牧令皆諭以君爲法後辦河工則親詣河干與夫役共勞苦祁寒暑雨不少懈其心鉤稽土方綜覈纖細期工歸實濟而費不虛靡又以餘款存息立義塾有內監家屠出撓公事君詳請究治懼而逋遇事詳求不憚咨考雖販夫河卒牧豎耕農必誘之盡言以決從違故所辦悉扼要領俗習健訟君積誠開道決囚定讞尤推勤入微裁抑蠹胥消弭盜賊訟牘寢少他郡縣饑民至津匪人因乘爲姦宄君設局收養而痛懲拐販之謀粥廠被焚議散遣老弱病廢者號泣無歸君竭誠上言得緩期保全無算南鄉引河久淤無所宣洩田廬輒致湮

數十年屢議開濬卒不果君以民生所係陳請撥漕米數千石銀數千兩并修建各處橋梁涵洞爲以工代賑之舉勞瘁過甚時已補授邯鄲未赴君前已擢直隸州知州後又保升補用知府而遽卒矣時光緒己卯距生於道光壬午享年五十有八也君事親行己應事接物一本於誠表彰前哲誘掖後進拯卹孤寒無微不至平生雖燕處無隋容縱遇情僞百出相嘗而无妄之眞終始不變名其室曰毋自欺嘗爲日記凡所言行及讀書心得悉筆之以考敬怠接人和易而論列是非辨別學術治體雖遇長官無所屈撓至於國計民生之大中外交涉之經尤無刻不深憂切慮抗言直陳蓋其剛方之

集餘編六

十四

概肫摯之忱率於性成於學者深也其治津也重節義崇節儉懲姦惡除大猾不畏強禦愛民如子津民呼爲青天云所著國朝名臣言行錄十六卷毋自欺室文錄八卷子屋附貢生四品銜候選同知能守其學校刊於天津廣仁堂予與君同學同官君子屬爲編次其書論次其學行政績予以君之學醇正無疵其仕實死於勤民足稱循吏爰叙其行俟史館采錄焉桐城方宗誠謹狀

黃貞烈女傳

禮曰婦人從一而終又謂女子有三從之義嫁從夫未嫁則當從父明歸熙甫爲貞女論以女未適人而夫死

而女爲之守爲之死有背於禮經嗚呼是未通於制禮之微義也夫女子之字人自字乎抑父母字之也父母字之則是父母命之矣未婚夫死而女爲之守爲之死是從父母之先命也極至之行不必強人人能爲之而烏可以能是者爲背於禮經乎歸氏後爲張氏女貞節記有曰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性之可循故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伯夷叔齊未有祿位於朝者也於君臣之義亦微矣而恥食周粟而死聖人亦謂之仁世之論人者取法於孔子而已矣然則歸氏蓋亦自知其前論之失而爲此記以補救之歟今夏游金陵合肥黃

佩卿觀察以其女貞烈事屬爲之傳予嘉其無背於經義因爲詳書之貞烈女黃氏合肥之石塘鎮人幼隨父瑞蘭官京師天性孝摯父以許字同邑山東布政使余思樞次子曰受祐光緒九年年十九矣父由天津送女歸諏吉以十月二十日于歸余氏抵金陵得受祐凶問女佯不知潛斷釵以誓必死至家以父久客歸親朋畢集不忍遽慟沒以傷親心也強食飲舉止如平時十八日清晨乃哭告其父曰昔吳季子掛劍不忍以死背徐君今父以女幼字於余不遠數千里送女歸於余行有日矣而夫死豈可以死相背負乎固請奔喪取斷釵以呈父座父知女意決使告其姑遂於原卜吉期載木主

親迎吉凶如禮女旣歸哭請於姑曰女子從一而終有死無二禮之則也婦聞冢婦賢能孝養姑婦可從夫地下矣惟求立嗣以延夫後耳姑泣諭之不可乃立兄公子文錦爲夫後貞烈乃謂姑曰姑見孫當如見兒幸勿以兒與婦爲念謂文錦曰幸讀書善事大母絕粒十三晝夜而卒是月之晦日也豈非從父之命有合於禮經者耶先是貞烈有從姑董烈婦者縣學生黃承谷之女也素嫺禮訓聞人言節義事輒心傾惟恐其語之不詳有從嫂龔氏姊歸于楊夫亡不食死烈婦在家歷詢之如將奉爲女範也者其性情如此年二十于歸董夫曰經謨家中落經謨抑鬱死方經謨之未病也婦歸母家

謀移居計甫定而訃至婦慟幾絕請於叔父曰董氏已矣兒必死惟受父母恩無以報今父嗣未立母喪未葬叔父能憫兒終此二事兒日瞑矣又遍拜其家人乞爲春秋上父母冢又乞其叔母送之歸遂奔喪斂其夫哭奠絕粒十四日而卒時年二十有六事在道光二十年也而黃氏之族又先有烈婦二人曰魯氏黃應祀之妻應祀字茂南貞烈之族高祖母也魯氏父延周母張氏年十八歸於黃生二子而茂南疾不起魯氏素與妯孟氏和無閒言泣屬之曰妯之賢必能孝養姑吾之子卽妯之子未亡人無用生爲也不食十日沒時乾隆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也曰李氏黃紹友之妻貞烈之族曾祖

母也嫁夫數載夫卒時舅沒而姑存家甚貧紡紆以供
饗殮而自食豆糜恒不飽姑憐之爲立嗣子常背泣曰
婦賢如此而貧寡無依將何以自存夫兄弟聞因爲他
計氏聞急奔母家苦無母兄弟可以依遂復歸過隣婦
哭屬之曰吾始欲撫子養姑雖行乞不令姑餒今遭此
非死不可顧吾姑耄矣昔勉製一棺爲姑備吾死幸語
吾家勿以姑棺殮吾死無遺恨矣歸自剉血濺壁上紡
具盡赤是爲嘉慶八年八月十三日也里人稱魯氏爲
節烈李氏爲孝烈云嗟乎貞烈豈聞其風而慕倣者耶
何黃氏女婦之多賢也觀察言三烈婦事久淹因爲連
類書之夫女子之殉夫殉烈矣然或處於孤貧煢獨無

集餘編六

七

所依或窮於事勢之無可如何若貞烈女生長富貴之
家而非有迫之死而死者誠所謂高明之性自率其心
之所安然又豈可謂之賢智之過與

吳氏三世忠孝貞節事實記

吳君冲謨字士衡一字恒甫世爲桐城著族曾祖諱貽
詠乾隆癸丑第一名進士官吏部驗封司兼文選司主
事祖諱賡枚嘉慶閒由翰林轉御史皆有詩文集行世
父琨以副貢生爲縣令有聲家世勵名檢敦文行雖累
葉掇巍科登仕籍而清貧勝於寒儒長幼內外謹秉禮
則恒甫叔祖蝠山先生諱庭暉以進士知涪州歸醇德
至行爲鄉大老里中稱有萬石君之風恒甫日侍側岐

崑醇懿與兄名鴻謨字儀吉者俱嗜學工爲館閣書賦
詩文弱冠同入郡縣學爲諸生歲科試必高等見者咸
以爲國器也壯歲游四方咸豐三年同里徐勇烈公豐
玉爲湖北督糧道延掌書記粵賊自江西回竄武昌勇
烈統兵守田家鎮恒甫偕行戰不勝勇烈勸恒甫去曰
子無官守也恒甫曰謀人之軍可不同患難乎官死職
士死制義也九月十二日遂同殉節後奉旨附祀徐
勇烈公桐城專祠恒甫妻張氏明史循吏傳張公淳之
裔孫女也通詩書家居課子聞難忍死撫孤未幾桐城
陷攜避深山食荼傭女紅冀延夫之一綫日夜勤課誦
雖傾覆流離不令廢家學也子曰兆蕙字芸生亦慧而

好書年十四令負父遺文往依伯叔父於越中最後入
閩已能爲大府司記室矣乃迎養節母於閩母子不相
見者已越十年繼乃謀積館穀援例以布政司照磨分
發福建旋以通判入覲回省意可爲將母長久計也光
緒三年船政大臣吳公贊誠經理海防檄從行兆蕙以
母疾辭不得母曰旣策名仕版義不可顧私親也況爾
忠義之後乎乃從渡臺奉委點檢軍裝受傷死七月十
六日也大府以沒於王事疏請贈實職通判加道銜附
祀前巡撫王文勤公祠蔭一子入監讀書期滿以知縣
歸部選用芸生妻方氏明史死建文之難附方孝孺傳
名法者之裔孫女也隨夫在閩嘗割肱以療姑疾卒聞

夫變欲殉而姑老矣子福年方十齡夫骸未歸不得已
忍死奉姑姑亦不得已遂以撫子者率孀婦撫孤孫焉
旣聞關歸桐城而福年頗好學每聞祖若父死事之慘
恒涕泗見祖母母兩世劬勞誓力學以圖報也乃年十
五不幸以弱疾殤先是福年有聘妻張氏文端公英之
裔孫女也年十六家人祕之不使聞久而聞之號泣繼
以血欲奔喪侍養守貞於吳氏之門父母勸沮之不可
或曰吳氏家散矣兩世死王事苦節而天札其後人往
豈有生人氣乎張氏方氏聞亦遣媪慰止之女曰吾生
爲吳氏人死當爲吳氏鬼但得事重闈足矣他何知於
是光緒十年三月遂歸吳氏貞女歸孝敬備至三世媿

媿相守也往者吾鄉方忠烈公殉建文之難夫人鄭氏
守節撫孤孫節愍公死節浦城夫人方氏盲死撫孤歸
桐城後子姓皆蕃衍鼎盛爲世名族吳吏部公之高祖
母姚氏明神宗時清吏湘潭公之騏之女也夫亡守節
育孤後嗣稱昌盛焉今觀張宜人自記守節育孤之慘
與孫節愍方夫人寒貞閣命二子說幾無以異也何天
之所以報忠節者與古有殊耶孔子繫易曰易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夫氣運之窮有時而變此天道之無可
如何者也變則賴人有以通之所謂以人補天也人道
旣立則能通天之窮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吳氏兩世忠節之裔旣札矣而張氏幼女子乃能守貞

孝養將立嗣以補天之窮是卽易窮變通久之象也天
其於吳氏繼續之後祐之使昌熾也夫光緒甲申七月
同里方宗誠敬撰

方慎齋傳

方君慎齋名忠軾一名式字可憑先世自婺源遷太湖
東鄉抱佳山居焉遂爲太湖人曾祖化溥以儉勤起家
祖正校父美瑞皆有厚德君生道光乙酉自幼讀書魯
鈍而會悟絕人厚重不與羣兒戲稍長卽能觀算法等
韻卜筮諸書尤嗜小學性理詩古文詞玩索至忘寢食
性孝父卒哀毀骨立事後母如母愉愉然能得其歡心
家事必稟命而後行母怒爲笑言以對母所愛者必親

集餘編六

三

愛之所欲行必勉從一以養親之志爲樂遭亂人多憂
歎君獨泰然日觀經史諸子遇嘉言善行必手錄而條
分之以資涵泳尤通邵子皇極經世明治亂興衰之數
亂後益發憤讀書辨別經傳之真僞光緒元年鄉先達
皆欲以孝廉方正舉君曰無實行而受虛名糜費應舉
與捐納求名者奚異二年病篤猶復披覽記錄歎曰人
皆有死所恨者未送母終耳戒其子喪毋用僧道無庸
廬墓惟以繼志述事爲心秋九月卒君舉止端嚴待人
厚而處已薄居處不求安適平心接物不假修飾凡所
行慎之於始加之以讓故生平與人無爭鄉黨有事不
決者皆取信於其言君好學有堅卓之識能開羣籍之

榛蕪明聖賢之真諦嘗曰聖人之道寓於諸經諸經亂大道因之而晦矣今承漢所傳經籍非盡孔門之舊讀者不可不審也又曰爲人須求別於禽獸爲士須求別於凡民又曰學爲己則得己財爲己則失人又曰君子之學博而不雜約而不偏其深非鑿也其淺非畫也又曰父子兄弟之恩篤而後家道興君臣朋友之誼盡而後國運隆又曰天屬之親相安則定人合之倫相擇則得又曰彝倫之不敦須克去財力之己物則之不明須克去意見之己又曰注經不難明道爲難所著有易卦圖象數卷周易尙書春秋孝經論語子思曾子原本發明以及諸經諸子辨說五倫雜述匡俗諸書子二人良

集餘編六

三

寅縣學生良穀業儒皆能守君之學

論曰予居安慶識慎齋篤學潛修特立獨行於舉國不爲之日而能辨古書之真僞尋陸緒之茫茫洵奇傑之士也惜僅一再見遽爾遠別旋聞君已卒矣今得讀君行狀及良寅所錄君遺書其論經傳之有增加不敢盡從而其卓然之識好學深思真韓子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也良寅兄弟手錄其書乞予爲傳其亦可謂善繼其志善述其事者哉

循吏廖君傳

廖君諱冀亨字瀛海世居福建永定之清溪少以家貧廢讀而耕稍長更以學自勵康熙庚午舉於鄉丁亥謁

選授江蘇吳縣知縣時值歲早奉 恩旨畱漕振飢前
令冒侵過半公上書請追案之上官怒不許乃貸金買
二千餘石逾年復飢 詔設粥廠三月未兼旬米罄復
上書請米不得君曰爲民父母無坐視理復貸金五千
餘兩以振之當是時噶禮新授兩江總督而儀封張清
恪公自福建調撫江蘇湘潭陳勤恪公知蘇州兩公者
皆以清節稱當世察君爲人深器之君亦彌自惕厲惟
恐無以稱所職也噶禮者素張威福旣蒞任首劾布政
使宜公貪酷 上命戶部尙書張鵬翮總漕桑額會審
宜故有所恃噶恐不勝誣以勒索節禮迫寮屬證之皆
署稿君大言實無此事卒不署宜與令胡某噶之素好

也以嫌誣典史王某用刑夾良民致死王亦互訐之清
恪公委君往驗噶使人風君君固知典史無罪至則命
啟棺使驗踝與足無致死狀役以微傷對君復親檢之
役知不能欺乃吐實君急召同城諸官至大聲詢之曰
無傷乎僉曰諾又曰果病死乎僉又曰諾君遂以其事
申大府清恪公大悅噶怒屢駁詰咨參嚴訊卒如君議
噶深銜焉其後卒以事劾陳公去之而君亦相繼罷職
矣君爲人篤厚居官尤矜慎刑獄務得其情嘗有某與
富人爭水利君據詞直富人後行縣過其地聞數人竊
語其事曲在富人也君親往周視得其實簽兩造至覆
審富人恃前斷且曰案立如山君曰理方是案無理豈

可爲案耶富人乃屈服其虛懷勤慎類此所平反寃獄尤眾有東山司受賄誣報人二子弑父屠嫂自盡者君炎暑冒大風過湖往驗白其誣吳縣丈量蘆洲官吏一大利藪也君俯念民艱不欲因其利而增民糧無益於國有損於民爲盡除其積弊凡民隱無不達者以故人人感君最深旣罷出署之日惟餘青錢十九枚吳人德之爲作十九青錢歌紀其事噶禮旋以墨敗其黨皆罷黜君與陳公同時開復天下頌 聖明君以病不復赴官家貧甚不能歸流寓於蘇賣卜自給者二十年蘇人時時餽遺之後復集貲送君歸閩聞君卒乃建百花書院以祀君君著求可堂家訓自記一卷行於世其吏治多可取者原書在茲故不具云

集餘編六

三

論曰以君之勤政惠民而不得竟其施豈非命耶君子之於世也盡其在我者而已故澤之加於民者有時而窮而其愷悌惻隱之誠之蘊於心者固無已也彼豈以命之懸於天者爲增損耶自君卒後其子姓益光大掇巍科躋顯仕者踵相接也然則天之報施善人又豈有爽時哉君來孫穀上觀察屬爲君傳予以君前輩也懼不敢爲及見阮文達公集有循吏汪君傳乃用其例而爲之俟史官採擇焉桐城方宗誠撰

柏堂集餘編卷第七

權厝誌 墓表 哀詞 神道碑

甘君愚亭權厝誌

君與予少同學長相師友當平世遭亂離會文講學遊山水玩景光無時不相與偕所處境困蹇艱屯邁人世謗毀非議往往多同而時有奇遇亦似之將老各得一官始南北相隔絕光緒六年予謝病歸過訪君金陵寓舍蓋不相見者十三年矣予年六十三君年已幾七十精神意氣豪健如壯時期逾年歸同遊龍眠諸山君又擬爲泰山之游乃別甫兩月忽聞君竟棄我而先逝矣卒前數日得其書字迹秀潤意興猶勃勃然也嗚呼痛

集餘編七

一

哉君少孤傲岸然有至性粥田買山獨力營葬祖棺又盡推其餘以奉叔母與從弟妻子號飢寒不復計也與予從游植之先生文學不及同門諸子先生獨稱之曰忠信愛敬之無與比唐魯泉明府知祁門君從植之先生於東山書院先生卒君歸其喪數百里逾嶺遇雨雪徒步扶持櫬無損汗焉粵賊將及江南唐明府故君師也再延之祁門謝不往資之金不受曰旣不往義不受餽也賊必犯祁門吾師必盡節予不從殉非義也從殉則一幼子無所恃以爲生吾父母之祀其絕矣亦非義也後明府死節祁門君屬予爲傳校刊其遺書以行亂將及桐友人文鍾甫數喪未葬君分祖山以葬之張小

嵩殉節後君助予營葬其七喪亂中又爲親故營窆窆者數十家其篤於行義如此始君慷慨有濟世志時平無知之者忠武公多隆阿之攻賊桐城也召君與計事軍中每有急需不獲以屬君卽立辦糧餉乏屬爲購之舒南山中時桐城未克復舒城尙爲賊所據君往卽如數應期而至蓋君忠信廉潔素孚於人故言出而人信之益陽胡文忠公尤知其賢使訪之稱之曰甘布衣湘鄉李勇毅公亦敬禮之俱嘗延之軍中文忠欲官之不可餽之金辭不獲因買田山中曰胡公田將爲歸隱之廬其後湘鄉曾文正公克安慶金陵知君宅心慈仁委以普育堂難民數千咸獲其所令出訪吏治民隱皆得

集餘編七

二

其情合肥李相國薦爲知縣江蘇荷澤馬端敏公開縣李雨亭制軍皆賢明精吏治先後委君權知興化江甯崇明補授金山未蒞任以崇明案罷職時已薦擢直隸州知州矣興化劉融齋司業江甯汪梅村孝廉樸學者儒不輕許可人者獨皆稱君賢曰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崇明地介海中俗多誣訟君勤政愛民而畏涉風濤大府至蘇往往不上謁多不說君者適有人控命案謂屍在海門廳境腐爛不可辨君知其誣不爲傳人亦未往會驗坐是被劾罷其後大府質訊明抵誣告者罪而君職竟不復遂客死金陵光緒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距生於嘉慶辛未年七十歲君誠樸無僞政蹟予不

具知惟宰棗強時君以其限日斷獄格式貽予予仿而行之果無留獄君之惠澤及於遠縣矣江甯有無名人被殺制府沈文肅公治尙嚴明急捕治得三人問官務迎上官意日刑求君時已罷官知其誣日夕皇皇相知者白其冤不得竟枉殺二人後二年獲真犯廷怒嚴治承審者之罪申飭天下督撫無得以人命爲草菅卽是見君平日斷獄之不苟矣而乃以辨誣告獲咎命也夫予故舊凋零在官恒獨居而寡歡幸歸見君聰強如昔乃一見而遂不得再見今哭君權厝之所知君之神亦繫戀予也君幼失父母時至墓依依不忍違官興化時贖前所粥田爲墓田今權厝之室卽君所贖之墓田與君父母墓相望也君亦可以無憾矣君名紹盤贈奉直大夫 祖某父某俱 誥贈朝議大夫一子恕江蘇候補通判二孫

記名提督丁公墓表

光緒九年八月大學士直隸總督李公鴻章上言滄州官紳士民合詞稱記名提督丁德昌帶隊駐滄巡防十有餘載功德在民以六月十五日在營病故士民感德莫忘臚舉事實環懇奏請建祠以伸報稱疏入奉

旨俞允遂議於滄州包孝肅公祠後爲公建立專祠地方官春秋致祭十年冬公弟義昌旣葬公於六安東鄉以宗誠知公深屬爲文表其阡公名德昌字福田廬州

合肥人少勤苦耕讀嶽然自立同治元年李公創募淮軍公從兄直隸按察使贈太常寺卿壽昌赴之壽昌字樂山先以戰功治績建立專祠於天津者也公從之始由上海奮勇勦粵逆屢著奇勳後遂帶練從征自成一隊李公稱其樸勇勤能深明紀律遂襄成克復江蘇之功洵保以總兵記名後又以從勦捻匪功擢至記名提督太常公備兵天津時所募樂字營屬公統領適夷務不靖李公以滄州濱海之區民風強悍飭公駐防爲津沽後路接應兼分巡河閒東光南皮鹽山慶雲各路約束兵勇威惠兼施羣情翕和十年疊獲巨盜梟匪及山東齊河縣行劫貢差盜首由是商民安堵行旅肅然公

性尤好爲善義行常謂嚴治姦民散盜黨也矜全窮民尤弭盜源也十二年滄境被水設廠放粥光緒二年旱災會同州官親查撫卹不濫不遺又因鬻女者多倡設寄嬰局保全無算歷年施發棺木棉衣六年挑濬唐官屯減河親督營勇駐工躬操畚鍤以卹民力歷年修理滄境鹽廠前及流佛寺河隄期鞏固以保衛田廬又嘗倡修包孝肅公祠立義學議訂條規刊碑立案謂紳民曰人知慕義向學則自無作非分者矣此清盜之根本也治軍法紀嚴明馬步隊雖分駐外縣離公稍遠而整肅安靜遠近交孚公與太常公友悌如同懷太常公卒公哀之若喪所親謂兄磊落英多義不可受人賄賂治

喪歸櫬數千金皆身任之時事方艱需才孔急方冀爲國宣勤大有所施濟以繼太常公之志事乃未幾而又齋志卒矣時公年方五十有二也然公與太常公俱以布衣從戎戮力王事南北馳驅近十年盪平諸逆克成大勳及恪供官守駐防海疆又以慈惠廉明得民心沒世而不忘其德數百里之閒昆季兩祠並峙以食俎豆馨香之報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嗚呼烈哉公亦可以無憾矣曾祖周雲祖聖占父春華皆以公貴 誥

贈建威將軍曾祖妣常氏祖妣方氏俱

誥贈一品

夫人母李氏妻金氏俱誥封一品夫人子三長功懋河南候補知縣先公卒次功顯廕某官次功齡孫某子與

集餘編七

五

公同官畿輔論事極相契合光緒六年予歸過公滄州軍次晤談數日深知公明於大體遇事不以利害義因不辭而表其墓上俾後之人有考焉光緒十一年乙酉夏五月

唐先生哀詞

皖有賢師唐子瑜先生今之人師也世爲當塗詩禮望族與予久相知而未得見光緒庚辰冬予歸皖始相交如平生歡先生少有摯性以孝友世其家篤學能文及長以優行貢太學旋由鄉試第五名舉於江南五上春官三薦不得第遂謝去揀選用知縣自以親民之職未之能信也請改選儒官遭亂流離吳楚閒大府重其行

或延司權政或聘主講席後纂修安徽通志晚始得選
懷甯儒學教諭年幾六十餘矣先生爲學不言而篤內
行純粹猶金温良似玉聞見精博昕夕敬書而不事篡
述以驚名詩文曾不以自張其爲人師也持清操而口
不及貧礪廉節而不露圭角論文一本經義而不苟隨
流俗與父言言慈與子言言孝飲人以和養人以善而
不爲峻絕之行以故人皆樂親之唯恐有非爲唐先生
所知也先生體羸多病而刻苦不自安逸學署例役民
夫爲肩舁先生造訪諸友必徒行予勸之曰非公事不
可役民夫也學使至趨公晉謁雖雨夜常蹠躩泥淖閒
輿至不乘曰朋輩多步行我敢以老獨倨耶卽是而先

集餘編七

六

生之德盛禮恭可思矣然先生雖恭默温和而感憤時
艱恒鬱鬱不自得往往發之于詩歌歲甲申四月二十
五日卒年七十二時予偶之江甯未及造先生廬與別
及歸而先生先一日卒矣予少喜親賢師友中歲邁亂
離游四方宦學燕趙閒亦多獲事賢友仁之益而海內
碩德老成篤行多文之彥亦往往折節願與予交謝官
寓江干鄉邦故舊零落幾盡矣卽前所獲事海內耆碩
亦多喪亡幸得常與先生游足慰孤陋寡聞之寂乃歸
皖四年中而舊時講學之友甘愚亭大令最先逝南陵
何子永中書次之興化劉融齋司業寶應劉叔俯孝廉
成英卿明經又次之及是先生終遂無與賞奇析疑者

矣悲夫先生既卒懷甯學者羣請於有司設位立主祀
之于鳳鳴書院今哲嗣汝瓌將扶櫬歸殯爰爲詞哀之
以張於殯宮用曾子固哀蘇明允例也詞曰

慨淳德之日漓兮如江河之東之孰反樸而回狂瀾兮
伊惟大雅之扶持嗟士習之日非兮豈真古今之不可
及冀善人之日多兮維師道之能立仰青山之秀矗江
表兮恨不作底柱於中流歷洪濤之汎濫兮曾不少與
之爲沈浮猗哲人之挺生兮信經人之師表胡天之不
憇遺兮詎惟予心之悄悄

誥授光祿大夫兩江總督兼兵部尙書李公神道

碑銘代

集餘編七

七

同治十年夏大學士兩江總督曾文正公薨於位

天子以兩江被禍深文正公恢復經營如同創造非與
之同德一心不能善守其成法乃懸缺以待久之山西
巡撫李公丁內艱服終 特命繼文正公之任公名

宗義字雨亭夔州開縣人鄉舉時文正公實爲正考官
及文正公奉 命爲欽差大臣駐節皖南公實總理

營務處金陵既復奏以公署兩淮鹽運使旋爲江甯布
政使凡文正公訓吏治兵理財用人興利除弊培養民
氣者公無不目見而左右之仁育義正張弛之宜公無
不心知其意當爲運使時兼司江北釐捐局革除冗費
裁併雜捐文正公稱爲廉正明慎能持大體淮南鹽艘

因亂改道泰興公請浚瓜洲舊河停泊臨江築隄建倉
改道新河爲沿革之一大政商民賴之爲藩司時創辦
招懇法以安殘黎圖籍無存請無論民衛丁漕按各縣
科則酌中折徵錢文以供軍國之用民皆以爲便清水
潭決口籌款工賑活三十餘萬人淮軍勦捻北行公督
後路糧臺歲供餉需四五百萬金大功以濟及任總督
尤以卹民艱正風化儲將才理國用爲兢兢禁止節壽
浮文嚴絕苞苴崇實黜華爲根本江甯府屬尙多荒蕪
公兩疏請酌減熟田科則俾農民聞風歸耕以期實濟
黃河自東明漫口水漸南趨東撫諉缺口難施工請令
公豫籌防範公以自古宣防之方不外審地形順水性

而捍災禦患則以堵缺口爲要工從未有上游缺口不
堵而下游能防範者兩疏力爭卒如公議而河患以塞
時日本尋覺臺灣力籌海防又發帑以賑江北災民助
款以堵山東決口直隸大水資賑金十萬以消亂萌洋
務棘手有覆奏總理衙門六條籌畫機宜洞中利害而
尤以修政事造人才爲萬事之本根洋人以吳淞漲沙
議挑挖公以關繫海防形勢水利大局逐層駁斥得不
行或議於祠山開煤用輪船運鹽公力陳其弊事得已
生平沈實寡言而於事關民生利害侃侃不撓如此身
在封疆而君德朝政時營於寤寐聞有修理圓明
園之說慙陳外侮內患天時人事可慮者多請以憂勤

惕厲之心爲補救維持之計因星變陳言安內攘外必先富強莫大於修德富莫善於節用修德以堅庶民之信免外人之譏節用以儲備巨款免致臨渴掘井內政修明外侮自戢又嘗言臺灣緊要宜擇有幹略者駐節假以便宜俾之輯和民番據其地利開製造之局練海防之師爲沿海各省之聲援絕東西各國之窺伺識深謀遠愷惻直陳多人所不敢言者及以病乞歸而於

聖學人才猶三復不置光緒元年去任十年病卒

於里第遺疏謂天下雖大不外用人理財二端用人莫急於儲才理財不宜於苛斂言路不可不開而攻訐之風不可長和局不可不守而江海之防不可疏 皇

集餘編七

九

上冲年踐祚大學衍義帝鑑圖說宜日令師傅進講開拓心胸閭閻疾苦古今治亂之原皆宜周悉將來親政必能厲精圖治以宏丕丕之基嗚呼公之陳謨如此則公之設施猶未足盡其蘊也不誠文正公所謂能持大體者乎 聖天子用以繼文正公之任洵知人哉公

道光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始以知縣分發安徽署英山補太平兩爲鄉試同考官潔已勤民一塵不染軍興檄隨大營浣保至知府委署安慶又以鄂撫保人才委代理荊州公皆堅辭去職後以江甯布政使奉 旨入

覲放山西巡撫公素性恬淡有持操不務進取在軍中大帥稱其有介子推之風在運司 朝議將令署漕督

在藩司曾文正公以病欲奏請護理總督公俱執義堅
辭巡撫山西首劾藩司不職以肅吏治嚴禁唆訟溺女
厚葬輕生澆俗以正民風力禁罌粟定栽種有無爲州
縣黜陟以裕民食回氛方熾力圖河防以固京畿未幾
以丁繼母艱去任矣公內行純篤事繼母如母異母弟
教育如同懷守正不阿而宅心仁厚貞介不拔而平易
近人勤政愛民事必躬親而無急功近名之念利不趨
害不避量而後入時存難進易退之心言必顧行不能
行者不輕言行必顧言不可言者不敢行洵乎其爲慤
慤篤實之君子矣公會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光
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於嘉慶戊寅某月某日

集餘編七

十

享年六十有七妻某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長子本廉
早逝次本方光緒己卯舉人員外郎銜分部行走主事
側室某氏生子本康同知銜本佻出嗣公弟宗道幼本
謙孫大防大臨本方等以公卒之年葬公於某邑某鄉
之原寄公行實政書屬爲文其外碑予與公同事曾文
正公在江南共事交久知公深義不可以不文辭銘曰
制治有本弭亂有機秉國之鈞貴識於微政事修明羣
才輯輯內蠹不生強鄰斂戢庸人謀國動曰憂貧苟飾
眉睫厝火積薪哲人陳謀仁民節用旁求俊彥邦家是
重不虞之備地利爭先失前彌後勞倍萬千聖學之成
君德所本死不忘君款款悃悃人謂公德實勝其才吾

觀鄭僑識遜公恢公之吏事循良之選燭照先幾如公
尤鮮進難退易大智若愚身居崇高神遊江湖忠誠之
懷寤辟有標身歸園田心繫廊廟蓋棺論定公人則完
誰嗣遠猷障此狂瀾

集餘編七

七

柏堂集餘編卷第八上

奏議

代彭宮保遵旨查覆疏

在湖口石鐘山作

奏為遵

旨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七年七月初五日在江西鄱陽湖

口巡次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三奉

上諭有人奏兩江總督劉坤一嗜好素深又耽逸樂年

來精神疲弱於公事不能整頓沿江砲臺多不可用每

一發砲煙氣迷目甚或坍塌又有人奏該督嗜好過深

廣蓄姬妾稀見賓客且縱容家丁收受門包在廣東所

集餘編八

築砲臺一經霖雨盡行坍塌各等語現在東南海防正

關緊要所奏是否屬實著彭玉麟按照所參各節確切

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江海防務辦理有無把握著

彭玉麟擇要駐紮將水師各營認真整頓不必拘定巡

視長江原議以專責成原摺著抄給與閱看等因欽此

臣素性迂謹恭膺巡視長江之命惟期與沿江文武諸

臣和衷共濟思患豫防職任之外不敢與聞今奉

諭旨查明督臣劉坤一被參各節自應據實覆陳不敢

稍有徇隱查劉坤一心地寬平向無嗜好始隨江忠源

征剿粵逆歷樹戰功及任封疆勤勞素著皆在

聖明洞鑒之中惟勞瘁多年體氣漸弱前在廣東復受

瘴濕致有脾瀉痼疾粵醫爲言洋煙有升提之力因而
夜吸數口以期止瀉辦公久之欲禁則舊疾復然畏疾
故遷延難斷劉坤一常自怨艾尙非貪於逸樂又查劉
坤一年逾五旬未有子息置妾爲嗣續計亦誠有之在
言者未嘗無因在劉坤一勢不得已與耽於逸樂者情
有不同劉坤一到任之始公事原欲整頓客至應時立
見家丁嚴行管束惟兩江總督公事浩繁非精神四周
整頓實大不易非因公來見之客亦不無謝絕之時家
丁收受門包各省已成陋習往者惟閣督臣曾國藩前
督臣沈葆楨所官之處眞能弊絕風清餘則精神一有
未到積弊卽有難防若縱容家丁細訪尙無此事至

集餘編八

二

諭旨飭查劉坤一在廣東時所築砲臺一經霪雨盡行
坍塌一節臣相去甚遠無從訪查竊思海防砲臺關繫
緊要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防防備不實與無備
同應請

諭令兩廣督臣張樹聲確切查明始事如有未周繼任
卽宜補救封疆大吏責無旁貸應改造者力圖改造應
修整者力圖修整必思於

國事有濟豈得以前後相推張樹聲素性公忠曉暢軍
事自能熟籌盡善防患未然至

諭旨飭查沿江砲臺多不可用每一發砲煙氣迷目甚
或坍塌江海防務究竟有無把握一節查沿江砲臺非

劉坤一人任內所辦前督臣李宗羲於同治十三年實始經營以固海疆之防惟砲臺之設首在得地次在得人次在得法李宗羲忠清端恪吏治足以表率羣僚而兵事夷務閱歷較少當興砲臺之時商臣勘擇要隘臣愚以爲砲臺守險須在緊束易守之處可省兵力爲要不宜在散漫難守之處貪多以壯觀瞻再四詳勘謹擇海舶由狼山福山口入江之江陰鵝鼻嘴劉聞沙南北兩岸對照可守者爲第一重門戶次則圖山關東生洲南北兩岸江面最窄有險可扼者爲第二重門戶再次則象山都天廟南北兩岸焦山雄峙中流相爲犄角有險可守者爲第三重門戶江陰以下形勢寬漫似可

無庸浪費焦山而上險隘雖多然皆長江之堂廡金陵之臥榻矣李宗羲復委司道軍需總局各員往勘數次定議興工乃局員專司其事只修焦山象山江陰兩處至圖山關并北岸各隘棄之不築所築者多用暗砲臺故每一發砲煙氣迷目事屬成然復於鵝鼻嘴之外大小石灣黃山港等江寬散難守之處修築多臺不問有砲無砲焦山而上至金陵亦復如是所謂發砲墜土坍塌者卽此等處也沈葆楨總督兩江後北岸各隘砲臺臣復商之沈葆楨親往察看始修成之焦山象山砲臺之不善者始修固之去歲劉坤一到任臣約其親赴下游查閱操演臺砲目見其弊經守江陰統領福建提督

唐定奎公同酌議折去無關緊要之砲臺三十餘座移出砲位以實無砲之臺復修改明砲臺數座以免煙迷木榻石墜傷人之弊且砲臺操練以子藥爲先務戰船相輔拒敵以火器爲急需江甯總局子藥稀少領取不易如濱同火蛋火毬火箭火包之類皆水陸諸軍打仗之急需乃該局全無製造時際艱難經費原屬支絀然似此要需豈可概行節省且善籌畫者凡事必擇輕重緩急之分彼無益之工不急之備往往糜費巨萬置諸無用之地又復聽其損壞而應急備者反委以無款可籌名爲撙節實則因循雖有砲臺徒壯虛聲難期實濟臣未敢言有把握也欲求實有把握仍以得人得地得

集餘編八

四

法爲先要隘之臺須常增築加修添置砲位製造之法尤須精益求精封疆大吏固須得人委員辦理亦貴得人劉坤一秉質素弱前在廣東時奏懇終養未蒙

俞允時會艱難受恩深重遂不敢復上乞退之章上年與臣察看圖山關地勢及各砲臺操演水陸兵勇並出洋一次終日登山陟險履步尙健於臣惟難耐勞勞則疲倦精神稍不如前兩江地大政殷慎海疆之重防全該督臣之晚節出自逾格鴻施微臣未敢妄請伏讀諭旨令臣擇要駐紮將水師各營認真整頓不必拘定巡視長江原議以專責成一節查巡視長江是臣職所應盡之事不敢不竭

盡微忱惟整頓水師必須巡閱往來查訪方周操練方熟勢不能擇一要地駐紮反覺散漫難稽見在俄事已結海宇澄清而防患未然正當乘此無事之時力固海疆之屏障臣久病之軀難兼海防重任仍請天恩派南洋大臣專辦海防俾微臣專巡長江免致貽誤所有遵

旨確切查明各節恭錄據實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代彭宮保復查兩江疏

在江陰舟中作

奏爲遵

集餘編八

五

旨確切查明據實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八年七月十四日承準軍機大臣

字寄六月十九日奉

上諭有人奏劣員招權納賄有損勳臣聲望請

旨飭查一摺據稱兩江營務處道員王詩正知縣柳葆元狎妓浪遊權勢熏灼賄賂公行又有遊客道員張自牧知府郭慶藩外內串通招搖撞騙捏報商名請引漁利等語著彭玉麟確切查明據實參奏無稍徇隱原摺著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

聖主信任勳臣扶正黜邪以示保全之至意臣伏思自

古君明臣良之世上下相與以誠臣責難於君君責善

於臣開誠布公盡言無隱此所以上下交而爲泰也左
宗棠忠直性成勲績卓著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方今海宇清平封疆任重
皇上以兩使相分爲南北洋大臣如周召之分陝而治
知人善任媲美成周左宗棠職任兩江兼奉

命爲南洋大臣則察吏安民籌餉練兵鹽漕河務江海
防營地大事殷固皆責無旁貸然年逾七旬雖盡瘁殫
誠而一人之精神自難周密況到任未久人地生疎須
用向來親信之員以資任使此亦勢所宜然惟

朝廷貴慎簡大臣而大臣亦必慎簡僚吏得其人庶足
以資佐理不得其人卽難免受欺蒙昔尹吉甫佐周中

集餘編八

六

興成功之後必以孝友之張仲爲賓僚然後足以受多
祉此萬世勳臣之法則也道員王詩正係前道員王鑫
之子當粵逆初起之時王鑫以諸生首練湘軍歷樹戰
績後以帶勇進勦江西吉撫瑞臨等府受傷病亡蒙
文宗顯皇帝賜諡壯勇優予蔭卹而其所遺老湘營東
征西勦勳勞大著於天下王詩正以難蔭從戎陝甘左
宗棠以其年少有才久習戎事又以其爲忠蓋後嗣派
委總辦兩江營務處以造就之出於公忠之誠無私意
也兩江營務繁難爲吏治軍政上下公事之樞紐文武
員弁交涉事多權勢所在趨承者半謗議者亦半王詩
正初到江南資望本淺少年意氣難免驕矜言者謂其

放遊狎妓招權納賄臣查尙無確據然舉錯頗多輕率
言語不無放誕矜才使氣行事不檢用致物議沸騰實
不得謂無因而至前知縣柳葆元係留甘補用之員左
宗棠以其嫻於詞章派司文案帶至兩江用資熟手此
不過隨材器使無甚事權查柳葆元文采翩翩不至如
言者之所詆惟江南風土景物素號繁華左宗棠巡閱
之時署中文案事少柳葆元偶爾閒遊事亦有之不思
節署關防甚嚴何得任意遊覽致生疑謗是二員者皆
不免負左宗棠之任使至道員張自牧知府郭慶藩均
在湖南本籍且郭慶藩有奉參贊日本之行臣再四訪
查實未來遊兩江則串通外內請引漁利之說係言者

得諸傳聞之誤惟查有廣西候補知府聞於貴州案內
保升道員張崇樹少年寡學貪鄙性成慣事蠅營放達
不檢當左宗棠整頓漕綱奏請添票添引之時張崇樹
聞之意圖買票充商漁利遂在長沙商同饒太和錢舖
代向銀號挪借銀六十萬兩匯兌親來兩江捏報賀全
福鹽商牌名請運湘鄂鹽三百票每票銀五千兩設法
鑽謀先交現銀六十萬兩希圖撤票到手在外招搖加
價賣與人不須眞運鹽行銷而本利先已俱獲然後繳
清票銀歸還錢舖而彼收無本之利左宗棠籌畫軍國
大計鹽政係其職分所當經營整頓漕綱收回楚岸引
地添票添引皆前督臣曾國藩沈葆楨所欲爲而不能

遽爲者左宗棠曾面奉
皇太后諭旨并非不候

旨遵行故見有來案稟請買票行鹽者先交現銀後交
欠銀似在情理之中自應照例批准毫無私見也惟求
效太急奸巧小人乘間而入從中漁利左宗棠偶被其
蒙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耳又查有武巡捕參將柳國
瑞前投効甘肅充當勇丁打仗尙能出力左宗棠保至
今職派充巡捕原冀其感激知遇實心從公不意小人
得志昧良喪心與稿案門丁唐鈞陽爲謹慎陰爲鬼蜮
又有游客附貢生王代英湘潭縣人附生蔡熙林長沙
縣人至兩江圖謀館地左宗棠念係故舊子弟留食署

中并未授之以事乃乘左宗棠閱兵外府遽勾引交遊
少年肆行不謹在外招搖原奏所謂狎妓浪遊內外串
通漁利者實皆張崇樹柳國瑞諸人之所爲言者因姓
氏多同故風聞不無訛舛現在諸人多已爲左宗棠查
知屏逐矣臣維近君子遠小人自古聖君賢相莫不守
此爲兢兢然豈有知其爲君子而不親知其爲小人而
不退之理大抵君子多直小人多佞君子多正大小人
多回邪左宗棠勳高望重齒邵位崇苟非有碩德耆儒
參其幕府直節正士爲其佐僚而又虛心訪求獎進直
諒則用人行政之是非孰敢盡言無隱彼二三人或
貌爲謹愿於其前或外似有才故作忠言至計以投其

所好而實假公以營私所以左宗棠受其蒙而不覺昔漢臣諸葛亮下教參軍曰願諸君勤攻吾短明臣王守仁懸牌示眾曰求通下情願聞已過古之名臣大儒深防壅蔽也如此卽前督臣曾國藩亦諭僚佐曰願諸君常攻吾短勿事迎合以壞公事是可法也王詩正職司營務爲左宗棠信任之人當如何感激報効乃如張崇樹之奸巧營謀柳葆元之外出遊覽柳國瑞唐鈞等之昧良喪心王代英蔡熙林之在外招搖遊蕩豈得委爲不知而互爲蒙隱實孤左宗棠裁成委任之心言者謂令左宗棠數十年重望爲之頓損夫左宗棠清操大節偉烈豐功信及豚魚忠貫金石固已中外咸仰士庶皆知卽令僚吏一時行檢有虧而左宗棠心跡雙清自仍皎如白日然不卽遵

集餘編八

九

旨參奏則不惟慮損勳臣之聲望誠恐墮我

國家之屏藩道員王詩正以忠蓋子孫不知自重年少氣輕致招物議應請

旨恩施格外暫行革職撤去營務處差使交左宗棠嚴行管束不假事權如能降心讀書改過謹言慎行再準左宗棠奏明候

旨加恩錄用以示曲全知縣柳葆元職司文案雖無狎妓納賄情事究不應私出閒遊應屏出督署仍至甘省候補以示薄懲知府張崇樹旣作奸商巧謀漁利參將

柳國瑞身充巡捕貪鄙卑污昧良之極皆有玷縉紳均應革職永不敘用以儆官邪附貢生王代英附生蔡熙霖既居督署何得浪遊招搖雖經左宗棠斥逐不足示警王代英應革除附貢生蔡熙霖革去附生衣衿以端士習門丁唐鈞已經左宗棠嚴辦逐解回籍應不準其再至江南文武衙署俱不準收用以生弊竇道員張自牧知府郭慶藩查明實在事外應均免其置議并請諭令左宗棠凜亢龍之有悔審勞謙之有終求賢才以爲輔佐采直言以通下情凡僚屬僕隸遊客有似此類者皆屏斥勿用俾勳臣之令譽永終而國家之封圻永固庶

集餘編八

十

聖主賢臣之頌萬世垂型矣所有微臣遵

旨查明分別參辦緣由理合據實恭陳

皇太后

皇上訓示謹奏

再臣敬閱

飭發原奏謂大吏聰明宜防壅塞勳臣聲望務示保全誠如言者所云實大有關於

國體臣既確切查明盡言無隱惟原奏謂左宗棠於

淮軍有心裁抑將士各懷疑慮一節臣查實無其事惟

淮軍往年在北地米糧最貴所折米價稍多今駐紮江南出米之區糧價稍賤左宗棠因餉絀爲節用之計論

令各將士折減米價各將士亦皆輸誠臣此次巡閱已抵江陰沿途接見江南北淮軍將士均能振作精神操防結實於左宗棠開誠布公亦皆心服毫無異詞適李鴻章奉

命馳往北洋過此亦所親見則謂淮軍將士各懷疑慮殊屬傳聞失實原奏謂員缺補署悉不由司申詳徑自牌委盡屬同鄉一節臣查亦無其事惟高郵州因案撤委該缺虛懸無人值左宗棠大閱過州時江水與洪澤邵伯等湖泛漲正治淮堤工程緊要左宗棠慮堤不及修將成澤國急不能待即在巡次徑札候補知縣龔定瀛委署修堤以該員素稱勤慎能耐勞苦適是同鄉故

集餘編八

十一

致人言其各缺並無不待司詳之事臣伏思朝廷之於封疆大吏無不信任不疑而大臣之職任疆寄者全在行事適合機宜而不顧避小嫌以致貽誤米價如果當減豈能因是淮軍而不隨時以變通員缺如果需才豈能因是同鄉而不因才以器使補署固需由司申詳而時有緩急則道有經權不可拘執定例以致事機之遲誤存成心私也避嫌疑亦私也要在一秉大公事事爲

君國生民起見耳然在言者雖係傳聞之訛而在左宗棠正宜愼益加愼臣愚昧之見有前奏所未及者理合再陳伏候

聖鑒

代彭宮保查復湖北疏

在湖口石鐘山舟中作

奏為遵

旨查明恭摺據實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在浙江承準

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十九日奉

上諭前據涂宗瀛奏湖北操防營兵丁滋事當諭令涂宗瀛等將實在情形查奏茲有人奏此案把總楊姓與錢舖商人口角江夏縣知縣袒護商人以致眾軍鼓噪民心搖動涂宗瀛彭祖賢竭蹶張皇辦理不善請飭查參等語著彭玉麟將此次滋事及辦理各情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原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復於十一月初九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四日奉

集餘編八

三

上諭前因有人奏湖北營兵滋事情形當諭令彭玉麟確查具奏茲又有人奏此次滋事由江夏縣知縣蔡炳榮暴虐所致涂宗瀛前既剛愎自用辦理操切事後又不將蔡炳榮撤任敷衍了事請飭查辦著彭玉麟歸入前奏一併查明據實具奏原摺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臣伏思此案既已

諭令該督查奏實在情形該督近在同城職任所在自應據實覆奏不敢欺蒙其如何復奏之處臣無從過問謹遵

旨於十一月初十日恭報起程卽乘小舟沿河出江所過各省謠傳不一臣俱不敢輕信謹按照所參各節嚴密確查得其底裡先咨令將啟釁之知縣蔡炳榮督標中軍副將鳳昌摘頂以靖民心十一月二十四日馳抵湖北省城復詳查確實不以謠傳爲憑謹以共見共聞公是公非者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緣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有湖北撫標右營把總楊得魁因父病危急便衣往就近營務處候補道程春藻所開同利昌錢鋪換銀錢鋪壓平互相喧爭適江夏縣知縣蔡炳榮路過查問該鋪聲稱痞棍鬧事并不

集餘編八

三

言其壓平之由該縣知是程春藻之錢鋪不免意存見好當於街市喝令答責經該把總訴辨自言銜名及路過眾人俱爲乞恩該縣不照章稟明營官遽行掌責此始初聽斷未公任性徇私擅責把總之實在情形也該把總受責回營一城傳播闔營或爲憤憤撫標中軍參將焦克勝右營遊擊周禮並城守營參將樊國泰出爲調停該把總自覺慚愧稟求撤差而眾兵嘍嘍不已督標中軍副將鳳昌係該營統領明知眾兵不平旣不善於教道又不以蔡令任私擅打把總之事代達督撫以求持平辦理九月初四日該縣拜客路由閱馬廐時值鄉試武生雲集先是該縣曾在外縣因案憤責武生諸

多怨恨適值擅責把總眾武生藉鳴不平眾口沸騰該縣恃氣見有在道旁詈罵者飭差拘拿遂被瓦石擊損肩輿該縣及輿夫均帶有傷樊國泰焦克勝等聞信馳救幸而獲免此該縣擅責把總以後所以致歐之實在情形也該縣被歐之後不言當日積怨於武生但稟是操防營兵滋事督標中軍副將鳳昌前既未稟督撫致督臣於啟釁緣由未能周知僅憑該縣之詞批飭養傷將該把總楊得魁發交武昌府管押令焦克勝交出滋事之人惟時兵民考生烏合之眾無從查出逾數日焦克勝撤任所有該管操防哨官四員全行更換而蔡令始終未撤查焦克勝廉明正直輿論照彰今見撤任兵

心愈爲不平經武昌府知府嚴昉將該把總轉交城守參將樊國泰管押蔡炳榮總未撤任仍令兼署撫標營中軍參將璞玉交人嗣經鳳昌璞玉交出四人并非確切查明不過聊以塞責亦交樊國泰看守候審實無非刑拷問之事十八夜二更外間忽喧傳督臣欲將此四人交親兵丁正法謠言一播合城譁然該營兵丁情急齊赴統領鳳昌衙署爲四人鳴寃時鳳昌及眷口已先得信趨避眾兵見署內無人並未動及物件惟門戶稍有擠損復赴城守營衙署求將在押四人放出並呼該把總楊得魁同行該把總長跪不行樊國泰以眾情洶洶諭使暫去再行請罪督臣聞知急欲親出鎮撫經文

武各員並在籍紳士勸諭眾兵登時歸伍人心始定督臣至此時始知啟釁之由旋卽出示曉諭次早督撫臣又同出示曉諭二十一日牌撤江夏縣知縣蔡炳榮任眾兵立即心服旋具公稟乞恩並有在籍紳士帶各營官隨率哨弁等赴督轅請罪督臣面加訓諭均已俯首無辭繼復往各署謝罪照常回營差操當十八日以後訛言四起民間實有冒雨遷徙者嗣經督撫臣出示曉諭人心已安此又滋事及辦理之實在情形也臣伏查朝廷設官文武並重辦理事件貴持正尤貴持平持正則不致粉飾目前釀成異日之禍本持平則不致徇私任性激成當下之爭端查此案決裂之由一誤於蔡炳

榮負氣任性徇私見好不遵定例當街擅責實缺把總致動眾怒又執性徑由閱馬廠行走致攪眾武生報怨之鋒乃又不肯據實稟請查辦徒欲歸罪武營以洩忿再誤於該統領鳳昌平時既不善訓教兵丁有事又不下情上達致督臣不知啟釁緣由幾至釀成大患若不從嚴參辦則爲州縣者徇私生禍無所懲戒將致人人效尤爲統領者粉飾釀禍無所畏懼將致事事欺罔幸而敷衍了局一時偷安而吏治軍政毫無實心爲國爲民終將日卽於敗壞而不覺應請

旨將啟釁之江夏縣知縣蔡炳榮釀禍之兩湖督標中軍副將鳳昌一併革職以爲文吏武弁罔上徇私之戒

其兵民武生烏合之眾均應請

飭該督撫從容詳查平心辦理寬其既往警其將來確懲其一二實在倡首滋事之人其餘明示寬宥確守憲章嗣後有犯定卽照例嚴辦以正羈風而肅軍政至程春藻以司道大員旣爲湖北省城之官身領要差何得謀利在本省又開錢舖當舖多家以致官吏迎合激成事故現又改換舖號意在巧避名色以欺輿論亦應請旨交部議處以挽官員營利之風其撫標中軍參將焦克勝向來樸實操練認真楊把總被江夏縣掌責之後焦克勝稟請鳳昌轉詳并爲該把總認過其後江夏縣被眾生報怨焦克勝實無從查人交辦以致撤任不但兵丁不服公論亦咸爲啣冤至十八夜間之事焦克勝先已撤任更非其罪應請免其處分至臣初次欽奉諭旨飭查涂宗瀛彭祖賢竭蹶張皇辦理不善臣查涂宗瀛正直有爲清潔有守彭祖賢勤慎精明士民稱頌該督撫久任封疆向無貽誤此案顧全大局安定人心雖難免竭蹶之情實無有張皇之事似尙可免辦理不善之咎二次欽奉

集餘編八

六

諭旨飭查涂宗瀛事前剛愎自用辦理操切事後又不將蔡炳榮撤任敷衍了事臣查涂宗瀛向來辦理認真持躬穩慎此案係誤聽鳳昌之言始之認真近似操切後之穩慎近似敷衍然始而聞兵丁滋事爲整飭軍政

起見後則人心搖動爲鎮靜兵民起見尙無剛愎自用之事竊以湖北爲長江之上游中原之屏障非有威望知兵而又能通經達權者頗難勝此重任軍政不可不整軍心不可不固而刁風亦不可漸長紀綱亦不可不存伏求

皇上嚴加訓飭凡事當持平守正謹始慮終勿存已見用人聽言尤須精密威克厥愛必須公乃生明廉以持躬必須寬則得眾庶不負朝廷委任高厚之恩臣迂拙性成不敢稍爲蒙蔽理合將遵

旨查明辦理緣由是否有當謹據實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集餘編八

七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此次拜摺後仍回浙江以便明年巡閱五省出海入江查察水師各營上馳以符定制合併聲明謹奏

附奏片

再密陳者臣今年八月於吳淞海上忽見長星光如噴瀑憂心如擣驚異非常又前五月間各處蛟災至有穿城垣破鎮市毀村莊且在端午前後兩日各省皆同不但爲災實亦異事大雪後冬至前雷聲復大作亦非時令所應有上天示警必有由然凡我臣工皆宜深加儆懼務求各盡職分潛感天心憂民忠

國勤政明刑總期弭患於無形制治於未亂南省克復

至今元氣未培風俗日靡人心日薄往往易動囂爭吏治兵事在在皆關緊要伏求

皇上念南方收復之功同於再造武漢爲長江之要害南北之樞紐必須威名素著德望允符方足以整兵保民控制全省關係半壁安危甚重此番營兵滋事急切整頓慮生變故敷衍苟安亦釀禍胎一處如此他處恐因而效尤小事如此大事將何以調度是皆足爲隱憂不能急而亦不可不早爲籌畫者也經權悉當恩威並濟要使兵畏民懷足以禦寇而不爲寇是全在督撫之行事適機宜風裁可畏愛庶幾可以長治而久安是否有當臣 慇直無知謹密爲我

集餘編八

六

皇上陳之伏乞

聖鑒謹奏

代彭宮保續行查覆湖北疏

由安慶至石鐘山舟中作

奏爲遵

旨續行查明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 於去年十月初十日奉

旨往湖北省查覆操防兵丁滋事一案事竣回浙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始抵西湖退省菴卽於是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十一日奉

上諭前因有人奏湖北營兵滋事一案疊經諭令彭玉麟確查具奏茲又有人奏涂宗瀛專以封殖爲務揚州

上海暨安徽本籍貿易產業甚多江甯藩庫存銀十六萬兩交藩司梁肇煌經營其在湘撫任內於保甲緝捕並不認真辦理惟事調勇自衛正月初二日撫標聚眾折毀中軍衙署亦不挈辦一人敷衍完案及任湖廣總督收受川鹽陋規新堤關稅仍蹈舊習秋間鄂省兵變該督首將眷屬私送過江以致民心驚惶等語著彭玉麟按照所參各節歸入前奏一併確查據實具奏原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查前次

諭旨業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覆奏在案此次

諭旨因_臣赴鄂往返數千里行踪無定驛遞轉折是以奉到稽遲_臣病軀衝寒怔忡咯血筋骨疼痛益加觸發

集餘編八

七

眠食短少交春更甚受

恩深重未敢偷安復於本年正月初四日出江沿途訪

查謹遵

旨續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涂宗瀛係由舉人於同治元年大挑知縣分發江蘇前任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先官京師留心人才卽已賞識及督兩江駐節安慶軍務糧運最關緊要因涂宗瀛樸實廉幹委司穀米局三年籌辦數百萬石軍糧轉運前敵絲毫無誤金陵克復委總辦金陵城內保甲局署理江甯知府復經前任大學士署兩江

督臣李鴻章奏補江甯知府辦理善後事宜是時大亂初平兩督臣興廢舉陞利民除弊諸政如同再造涂宗瀛皆矢勤矢慎盡力匡勦一府之事亦毫無遺誤至今口碑載道兩督臣屢次列保人才由是上達

天聽洵擢今職其任上海道湖南藩司廣西河南巡撫曾無貽誤之處此其出身升用之所由來言者乃謂由報捐同知升用是其履歷尙未深考謂涂宗瀛專以封殖爲務揚州上海安徽本籍貿易產業甚多臣查涂宗瀛生平最講操守厯官數省同官屬吏共信共知何有專務封殖之事揚州上海貿易產業者原自有人涂宗瀛廉恥自將謹小慎微實不爲此惟其厯任缺分尙優

居身過於節儉在六安州本籍鄉間買有莊房兩所田數百畝分與胞姪爲世業本身子孫兩房鄉間有老屋一所城內新架住屋一所買田計不足千畝留爲退老及子孫教育之資此皆人情之常且從節嗇而致似亦不足爲異六安州亂後書院並考棚防雨公所片瓦無存涂宗瀛倡首捐建成工或因此遂訛爲置產甚多歟至謂江甯藩庫存銀十六萬兩交藩司梁肇煌經營查藩庫非代人存私財之地藩司非代人經營私財之官涂宗瀛久離江甯梁肇煌非其舊屬未謀一面未通一音何至輕相許與此不辨而明者也惟查涂宗瀛在上海道時前運司洪汝奎管理金陵軍需局兼書局涂宗

瀛與之同鄉同年寄存銀一萬兩託其代刻朱子大全集二程全集近思錄朱子年譜元儒許魯齋明儒胡敬齋集理學宗傳辨正倭文端遺書並醫書多種又因前刑部右侍郎吳廷棟是其同州先達涂宗瀛少年嘗從問學業吳廷棟清德冠時年逾七十告歸之後上無片瓦之覆下無一隴之殖流寓山東曾國藩李鴻章迎居金陵清操飲冰安貧樂道涂宗瀛託洪汝奎爲刻其書並經理身後及祀鄉賢祠一切用度所餘不足二千涂宗瀛調河南巡撫已將廣西湖南積存廉俸一萬兩奏明買米捐賑因提前存洪汝奎餘欸帶至河南應用言者又或因此而傳訛歟至謂其湘撫任內保甲緝捕並

不認真查涂宗瀛向來辦事結實撫湘未久升任而去自未能從容辦理又謂調兵自衛查各省督撫年節頭門左右支帳任兵以肅體制係屬實情撫署圍牆素矮涂宗瀛不肯因陋就簡加高數尺外間稍有議論然實是理所應爲至謂正月初四日撫標聚眾一節查中軍參將施洪恩素行約束兵丁甚嚴冬季派兵協同更夫看守各街巷木柵該兵丁以爲非其本分多出怨言新正飲酒戲賭營兵以爲歲時伏臘不在禁例之列施洪恩必欲嚴責以整營規該兵等遂逞醉滋鬧事誠有之爲數無多尙無聚眾拆署之甚涂宗瀛聞之立卽委候補道劉鎮長沙協副將春祥查辦該兵丁酒醒知罪共

舉四人杖責收監正擬嚴辦經在籍紳士憐該兵等悉有老親懇求保出約束復行重責枷號革糧釋回該管官千把總游定澤等俱已摘頂撤任此係照例外結並非未辦一人敷衍完案謂任湖廣總督收受川鹽陋規新堤關稅仍蹈舊習一節查涂宗瀛素慎操守亦時以操守繩人其任內分所應得未必能一介不取其同流合污舊規當不至仍蹈故常所參川鹽收受陋規及新堤關稅細查與收過付無有實據謂鄂省兵丁滋事時首先將眷屬私送過江以致民心驚駭一節臣前次往鄂查覆據通省官民謂該督臣治兵過嚴辦理前事稍近操切者有之未嘗聞有人言其眷屬首先私送過江

者耳目眾著公論昭然臣督辦長江水師多年涂宗瀛始以大挑知縣到省其後洊至大用臣與之但有公事相接並無私交深知其居官爲人辦事勤慎治躬清儉居心正大與人誠樸廉於取財而未能惠以濟眾嚴以守己而未免苛以繩人愛民敬賢而惡惡不無稍過隨材任使而知人未能盡明於吏治是其所長於兵事是其所短往者督撫中如曾國藩胡林翼體用俱備文武兼資而又能尊賢養士知人善任識量宏遠不計身家加之軍務雖繁而學問進德日勤不懈敷求哲人博訪周咨以爲輔益虛衷納善毫不自矜所以能爲我

國家撥亂反治襄成中興大業洵足爲督撫將帥之法

也涂宗瀛局量規模不能及此然在今日督撫中實爲廉正老成精勤任事之員其才具品行固久在聖明洞鑒之中臣不敢稍爲徇隱理合將遵

旨查明確實緣由恭摺復陳伏乞

聖鑒再臣於去年往返湖北發咯血怔忡諸症至今疲困精神衰頹此次行抵安徽省城咯血怔忡更甚春愈深病愈劇拜摺後仍回浙江調理俟舊恙痊可方能出海入江合併聲明謹奏

保舉將才片

再臣於光緒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四日

上諭各省堪勝總兵人員向令各該督遴選保奏候旨

集餘編八

重

擢用現值整頓江海防務操練輪船水師尤爲緊要必須簡任得人方足以資整理著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荃何璟涂宗瀛彭玉麟各就所知出具切實考語秉公保奏以副朝廷延攬將才之意等因欽此臣查總兵爲專閩之大員水師扼江海之要害必須身經百戰胸嫻將略忠義奮發謀勇兼優而又熟悉江海之情形湖河港汊之路徑且能操守清廉勤於訓練知人善任賞罰公平實心爲國者始堪備干城而資表率無事庶可緝盜賊以爲商民之保衛有事庶可任戰守以扼疆宇之咽喉況總兵卽提督之階不敢不慎舉也惟時際艱難用人爲重邊防疆寄均關緊要武員固宜得人文員更宜

得人庶幾吏治軍政互相講求而士習民風方可挽回以立自強之根本內患外侮庶有恃乎否則武員得人文員不得其人督撫與提鎮不能和衷動因小事過節嫌疑掣肘提鎮雖有將才亦終屈而不能伸矣此情勢之所必至應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閱歷既多深慮其弊前經遵

旨歷保文武十數員如道員李概李鎬馮譽聰知府麻維緒記名題奏提督王吉記名提督王有章等均才堪大用今皆積勞病故矣人才愈用愈勵久則氣血衰老筋骨懈弛難勝重任臣老病頽唐一絲殘喘於時無補倍切悚惶惟願以人事君聊抒愛日之忱於萬一不敢

集餘編八

書

蔽賢亦不敢徇私濫保除前文武各員外今就所知再三細查查有記名總兵現署浙江海門鎮總兵彭大光記名提督現管帶浙江水師張彪該二員均精明強幹廉潔奮勇身經百戰熟悉水師又文員江蘇藩司譚鈞培剛毅廉明肯任勞怨辦事勤敏有守有爲浙江藩司德馨器識閎深公平廉重勤惠感民升用道安慶府知府沈鎔經廉明剛正勤奮有爲通經達權深識治體似皆可勝重任不致孤負

朝廷謹以覆陳伏祈

聖鑒

代彭宮保辭謝兵部尚書疏

由安慶至瓜州鎮舟中作

奏為欽奉

又奉

諭旨恭摺叩謝

天恩謹瀝陳下情伏懇

聖旨恭摺叩謝

天恩謹瀝陳下情伏懇

收回陳命以重兵樞要職以全微臣病軀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旨命承準吏部

咨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旨命承準吏部

上諭彭玉麟著補授兵部尙書未到任以前著閻敬銘

兼署閻敬銘見在出差著張之萬暫行兼署等因欽此

自

天降命悚惶靡安

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謝

天恩伏念

以一介書生素非有經世之略祇以時艱

感激慷慨從戎渥被

鴻恩屢授實職

非不思高官厚祿上可光榮祖父下

可貽穀子孫政典攸關敢自立異惟菲材大受實慮曠

官病軀重任尤虞失職是以疊次陳情俱蒙

朝廷矜全俾得安其素守惟一念舍身報國未忍自安

故受巡閱長江並出海操練輪船水師之命而不敢辭
衰病日增時憂隕越去年八月巡閱江海事竣奏明遵
旨在西湖調理未幾兩奉查辦湖北撫標滋事之旨遂
不及養息帶病馳往湖北事竣咯血心忡症發奏明旋
浙就醫乃又奉續查湖廣督臣被參之

旨本年正月遂復帶病馳往江蘇安徽沿途咯血更甚
經年往返於風濤之中而病不得息血不歸經心神不
交眠食日減急思奏請

恩施另簡大員放臣回籍俾兵政不致廢弛而臣命亦
或可苟延因此次巡閱未周擬在浙養息數月醫治稍
痊勉力出江巡閱周回然後請

旨加

恩開除差事庶幾成始而成終乃忽被

寵命非常幾至震驚莫措伏思我

皇上用舍黜陟自有權衡或以臣補授兵部侍郎在金

陵未復以前至今已廿有餘年資格似應與考績之例

或以臣辭兵部侍郎奉巡閱長江之命至今已十有餘

載敘勞似當在升擢之中此自

朝廷論官授職之宜至公無私臣豈敢但爲身謀而不

對揚

天子之休命且蒙

皇上知臣痼疾已深未能到任特簡大臣署理是欲以

榮名寵臣並不責以實任俾臣職守無虧仁至義盡體

卹周全臣更不敢固執成見苟能圖報何忍偷安況以

臣十餘年戀

闕之情亦正思入都仰觀

天顏時依堂陛惟臣前此之微績既已由諸生擢至卿

貳加以賞賜且其時天下軍知尚書一格之殊
賞賜疊至久被曠代之殊榮後此之馳驅則係臣所當
爲在病軀雖盡瘁殫誠而於

國事實絲毫無補方今民窮日甚人心日偷竭正供以
養兵兵未見能掃穴犂庭而多耗國計取釐捐以養勇
勇未見能安內攘外而徒索民膏吏治與疆事相輔而
成苟非大法小廉何能使元氣不虧足以禦風寒之漸
入

國脈與民生相須而治苟非心勤民瘼念切民依俾民
情無隱而不可以上通

上恩無時而不可以下究何能使民心安靜不擾而邦

集餘編八

三

本日固外侮自消臣雖巡閱江海之防究皆僅治其末
而未能治其本日夜疚心深虞罪戾若復加官進秩豈
不致

朝廷有濫賞之愆左右思維功既不足以掩罪何敢復
飾罪以爲功才既不足以當官何敢復受官以溺職病
既不足以履任何敢復虛職以忝榮名臣聞德高者福
厚祚薄者祿微臣無德可言斷不足以享厚福一子早
亡四孫孤弱年方老而病日集志雖壯而體已衰祿祚
之薄已可想見不但難膺伏

朝廷之艱鉅實亦難承

聖主之寵榮且兵部綰天下之軍政尚書總一部之紀

綱豈可以微臣朽才曠
國家之官守惟有叩懇

皇上明目達聰知人善任特簡賢才以重要職俾

聖恩不致久負庶臣心亦可稍安臣衰病已深難期振

作使稍就痊可勉力上駛巡閱既畢再請

天恩開除差事所有微臣感悚下懷謹披肝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代彭宮保再懇辭尙書疏

杭州西湖舟中作

奏爲疊奉

恩旨謹再歷陳下情仰祈

集餘編八

亥

聖鑒事竊臣於前月奉

命補授兵部尙書比卽恭設香案叩謝

天恩奏明老病頹唐不能勝任懇請

收回成命未蒙

俞允且仰荷宣力有年用資倚任之

褒嘉繼又奉該尙書病未全愈仍著加意調養之

溫諭祇承

恩眷感悚莫名竊念臣以朽木之廢材辱

朝廷之倚畀以膏肓之弱質荷重

聖念之榮迴悚惶彌甚感激涕零急思就痊兼程

陛見以遂犬馬依戀之忱無如三十餘年奔馳江上暑

寒燥溼侵削已深兼往歲三次受傷年力壯時撐持不覺今勞傷過甚氣血全衰且不時咯血神智恍惚心忡氣逆筋骨疼痛目昏足軟治事善忘語言滯澀酬應紛煩臣未延請幕賓案牘事事皆須親理靜養則勢處不能參苓則虛難受補洵非一年半載所能就痊況臣拙性褊急遇事不敢因循尤不敢顛預一日巡閱差事未撤則病體斷無能養之時一日兵部實缺未開則臣心實無能安之日臣一介書生德薄能鮮知識淺陋謬蒙天恩高厚爵祿疊膺然臣自始至今累官均陳情力請開缺未能履任治事者非敢辜負

裁成近於矯飾也誠以父母之恩本於性生而臣則性分之內缺陷已多撫心實無可解免之地忠孝之倫必當盡職而臣則職分之中罪戾日積撫躬實無可報稱之時謹以臣生平苦衷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臣生不幸少遭閔凶臣父彭鳴九嘉慶年間

由實錄館供事議敘選得安徽省懷甯縣三橋司巡檢年過五十始娶臣母王氏生臣兄弟二人道光初元調

合肥縣梁園巡檢丁艱歸里值族有忘負恩義者橫逆

相加致臣父以疾棄養時臣未成童臣母念係一脈之

親體臣父友睦之意不可圖報隱忍終身此臣之大不

孝一也臣母貧寡撫孤家難處至鉞疇度日勉臣苦讀

期慰臣父冥漠之心乃僅得一矜謀館養母既不能常
依膝下時承臣母之歡又不能幸獲科名稍吐臣母之
氣鬱抑至老勤苦以終此臣之大不孝二也道光丁未
年新甯李沆發作亂臣奉母命從戎以資菽水及道光
三十年四月李沆發就擒事平敘績帥臣擬以藍翎訓
導儘先選用列保臣母命臣曰汝司文案筆墨而冒前
敵將士功不可臣遵母訓具呈辭卻而臣母旋即棄世
未獲祿養一日抱恨終天此臣之大不孝三也臣有此
三不孝不可以爲子又何可以爲官清夜疚心涕淚常
溼及咸豐初前大學士曾國藩召臣從戎臣不學無術
實不知兵兼母服未終不敢應命曾國藩勉以大義遂

集餘編八

三

奮血性之勇隨曾國藩效力疆場言明事成不受爵祿
惟願盡心竭力圖報

國家曾國藩亦慨然許之會逢

盛世身見承平附驥顯名因人成事

朝廷鼓勵羣材錄長棄短遂奉

累朝恩命上賞疊膺然臣區區愚衷終不敢自欺素志

所擢實缺皆不敢任養廉公費亦不敢領良以祿既不

足以逮養何可貪厚祿以肥身家功既不足以濟時何

可忝高位以速官謗況少不如人老當戒得臣以寒士

始願以寒士終非有家室之可念更無田園之可享早

經奏明在案臣子然一身無德爲官有心效力每年奔

波江萬有餘里特盡犬馬之勞以冀稍報

皇太后

皇上高厚天恩於萬一實事求是但求於事有濟臣竭

其力為之不敢避難就易孤負

朝廷此臣素願也無如近年心動神疲五中無主實因

心神不能貫注每治一事忘前失後似此何能裨益防

務清夜自思寤寐凜凜實年力衰頹病軀難振奉

召命而緩於陛見有失臣子事君之節受

恩命而怠於任職有損

朝廷命官之宜且臣以虛名而糜實缺致闕敬銘以一

身而任兩官左右思維義無一可臣是以屢陳下情懇

集餘編八

三

請

皇太后

皇上鑒憐愚忱速開臣兵部尚書實缺並請開除巡閱

江海差事庶不致貽誤江海要防俾臣安心調理一二

年苟餘殘喘遇有緊要事件臣無論何時立卽應

命奔馳斷不稍戀故土稍圖安逸倘或病速就痊臣亦

無論何時立卽來京

陛見叩謝

天恩用表微臣感戴戀

闕之忱斷不敢自昧天良自深罪戾所有再陳請開缺

緣由理合恭摺具奏再臣昨於長江巡次奉光緒九年

五月十六日

上諭飭李鴻章左宗棠暨臣等將沿海防務實力籌辦不可虛應故事等因欽此臣已面晤左宗棠並長江提督李成謀江蘇提督李朝斌互相籌商就現在所有之水陸軍力認真布置以慰

宸廬由左宗棠具奏合併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請賞給先賢周子守墓奉祀生片

再臣往來治兵江上過江西省之九江府德化縣廬山之麓有先賢宋臣周惇頤之墓歷代雖經修理兵燹已

多頽塌前

集餘編八

三

賜謚忠節巡撫銜臣羅澤南駐兵九江時又經重修然當軍務孔急之時未能大爲修整上年臣巡閱長江至江西湖口與鎮臣提督丁義方言及集資鳩工督修堅固堂皇頗稱大賢塚墓氣象壘石爲壙甃磚爲垣立豐碑坊表建守塚廬舍培植松柏今年夏工竣六月初四日臣過九江率丁義方並九江鎮道以下公同致祭惟聞該先賢裔係住湖南道州本籍及九江德化縣墓旁皆有奉祀生今墓所後裔並無奉祀生實爲缺典又每年春秋祭祀地方正印官並不躬親致祭苟且草率虛應故事以致牆垣頽壞墓道荒蕪殊不稱

朝廷崇儒重道之意且無以興士民高山景行之思理

應請
旨飭下江西巡撫查明向有奉祀生與否如無奉祀生

應請
飭部查照先賢祠墓之例給與守墓奉祀生一名以昭

我
國家崇祀先賢之

盛典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

集餘編

三

聖鑒

盛典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

聖鑒

旨飭查照先賢祠墓之例給與守墓奉祀生一名以昭

聖鑒

旨飭下江西巡撫查明向有奉祀生與否如無奉祀生

聖鑒

旨飭崇儒重道之意且無以興士民高山景行之思理

柏堂集餘編卷第八下

增辛巳游廬山詩

江中望小孤山

藐姑仙子凌波立石骨嶙峋氣慨殊傳語蛟龍應早避
江神到此已旁趨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冰雪淖約若處子後人以小孤山
為小姑作神女象祠於
上殆出莊子而傳說也

謁石鐘山水師昭忠祠

江上當年苦戰爭至今重見海波平人生有死終須死
畱取精誠宇宙撐

彭宮保率同坐小舟周游上下石鐘山麓指示石
洞謂當年曾與吳竹莊方伯駐師於此水涸時入

集餘編八

洞尋之中空深入數重每進愈上石罅露光中有
前人題詩極高處聞山頂鐘聲乃知其形似覆鐘
故名非以水聲然也

巨石中空似覆鐘獨從千載覓奇蹤坡公一記猶難信
畱與奇人決臆胸坡公記云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
之可乎不知仍未目見其實也

自謝師塘入廬山白鹿洞書院

白雲封裏認廬山松徑回環水一灣行過小橋疑面壁
中開坦道是賢關一路松徑忽見一橋泉石極佳而山
環之若無去路過橋有一坊上勅聖

城賢

水曲山環一洞天重門深邃路盤旋我來獨對亭邊立

萬壑千崖面面圓

是日白雲封山及至白鹿洞則雲斂
五老峯俱見鹿洞外山環水繞三石

坊爲門皆相去里許氣局深
遠宏敞至獨對亭泉石尤佳

鹿洞流芳萬古傳名山端賴主人賢昔時精舍今塵土

堪笑儒門不及禪鹿洞外有流芳橋始有書院規模宏敞由宋子知南康始大盛粵賊之亂

僧寺皆燬而洞獨全今僧寺多興復而書院無人主持反多蕪穢陽明有詩云莫怪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

人如信然

游三峽橋

三峽泉源通玉淵神工鬼斧一橋懸名山招隱難畱隱

且飲人間第六泉三峽橋旁有泉極清甘摩崖泐第六泉三字又有招隱二字其橋懸崖對

立中有深潭泐金井二字橋之工巧似非人力所能爲峽內飛瀑如龍翔舞蜿蜒數十丈是日雨後尤佳

萬杉寺

兩山環繞百千回鷄犬桑麻一境開忽見虬松蟠磴道

集餘編八

居人謂是劫餘來寺在深山之中平夷宏敞石磴旁古松如龍殆數百年矣

秀峯寺漱玉亭觀龍潭秀峯即古開先寺也

匡廬懸瀑古今奇飛入龍潭便委蛇我欲摩崖嫌好事

苔間姓字幾人知龍潭泉石極廬山之奇觀旁有石亭可坐摩崖者數百人多不知爲何如

也人

秀峯寺昭明太子讀書臺

六代烟花久劫灰昭明尚有讀書臺高樓幾處題文選

千古名區總愛才昭明文選樓襄陽揚州俱有之殆皆以昭明文入故爭之也

觀王文成紀功碑

王公勲業高千載石泐崖穿名不亡風雨空山誰作侶

昭明臺畔米襄陽紀功碑在昭明臺下摩崖上有米襄陽題詩是聖祖仁皇帝御臨

歸宗寺門觀荷

籃輿一到絕塵氛，綠沼紅蕖映夕曛。莫向金輪誇鐵塔，

蓮峯對此少清芬。寺門池荷極佳，寺後有金輪峯，上有鐵塔，寺僧誇其奇，余不能攀躋，然以

為不如荷池之佳也。

歸宗寺王右軍墨池

子固臨川記墨池傳聞，是否到今疑。高人韻事爭相耀，

一藝猶能萬古垂。臨川有墨池，歸宗寺亦傳羲之有墨池，蓋文人勝跡，故爭之耳。

舟行望大孤山

秋水湖心似畫屏，四山外繞一山青。可憐孤性真孤絕，

來往風波不許停。彭公屬遊大孤而往來風順，竟不得停舟一遊。

白廬山反石鐘山話廬山之奇

集餘編八

小住鐘山興欲飛，匡廬好客也堪思。北風迓我南風送，

夜雨朝晴瀑更奇。

遊廬山偕何丹臣趙紫垣

山下來三老為參，五老峯匡廬真面目。到處相逢老

峯正面在白鹿洞觀之，如在院中及遊棲賢寺，又如在寺院之內，方向不同耳。真奇聳峻峭可愛。

遊玉淵

玉淵一潛龍，昨夜興風雨。為有知音來，故作飛龍舞。

宿棲賢寺

我來棲賢寺，面面匡廬抱。須臾雲氣生，變幻成瑤島。

蚌佛頌，彭宮保巡海防得蛻蚌之半，內具彌勒

十二尊，三行趺坐如負圓屏，眉目臍腹笑容可掬。

天生奇異也宮保作玻璃龕供奉之因爲作頌

闔戶謂坤闢戶謂乾闔闢之中萬象呈焉怪怪奇奇實

非奇怪造化無窮小知自隘古稱佛者西方聖人

文中文子語

今茲蛻蚌東海之濱彌勒十二胡誕於此自然莊嚴雕
飾不俟是慈悲心見身說法大海之中歷無量劫何有
苦海何有西天法身不滅變任萬千蚌開隨開蚌合隨
合笑而不言如坐禪榻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方以類聚
皈依彭公彭公儒者具金剛相力撐慈航乘風破浪旣
挽狂瀾普濟羣生普濟濟己海靜波平彌勒出世相視
而笑我潛公見同爲一妙潛亦是見見亦是潛卽潛卽
見任天而然過去未來無至無礙不昧見在是大自在

集餘編八

四

天竺宿異也宮保作玻璃龕供奉之因爲作頌
闔戶謂坤闢戶謂乾闔闢之中萬象呈焉怪怪奇奇實
非奇怪造化無窮小知自隘古稱佛者西方聖人
今茲蛻蚌東海之濱彌勒十二胡誕於此自然莊嚴雕
飾不俟是慈悲心見身說法大海之中歷無量劫何有
苦海何有西天法身不滅變任萬千蚌開隨開蚌合隨
合笑而不言如坐禪榻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方以類聚
皈依彭公彭公儒者具金剛相力撐慈航乘風破浪旣
挽狂瀾普濟羣生普濟濟己海靜波平彌勒出世相視
而笑我潛公見同爲一妙潛亦是見見亦是潛卽潛卽
見任天而然過去未來無至無礙不昧見在是大自在

